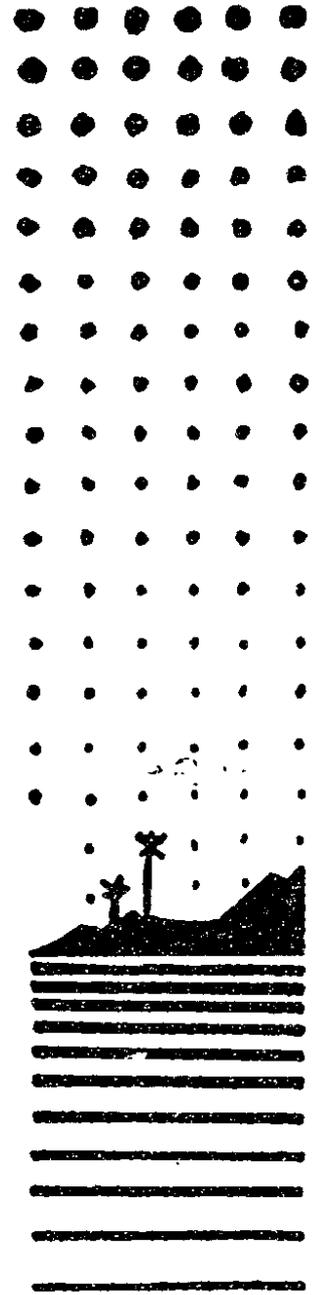


兒童史地叢書

# 蘇格蘭小冊友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兒童史地叢書

蘇  
格  
蘭  
小  
朋  
友

呂王 J. F. Perkins 著  
金素 意  
錄 意  
校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 目次

一	山坡上的灰色小屋	一
二	小兔與園丁	一九
三	星期日	三六
四	新小朋友	四七
五	小灰屋中之夜	六五
六	兩個小發現者	八〇
七	結社	九六
八	獵賊	一一一
九	雨天	一二三

目次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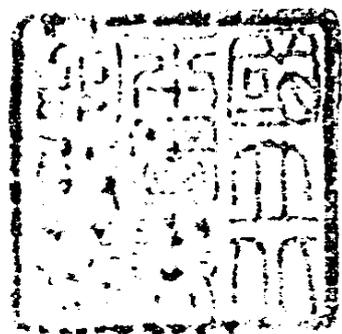
700991

十	追蹤·····	一三七
十一	洛卜洛社與恩格司·····	一六〇
十二	新聞·····	一七六
十三	新地主·····	一八八

# 蘇格蘭小朋友

## 一 山坡上的灰色小屋

數年以前，在一個五月裏的星期六早上，在蘇格蘭的高原上，你可看見那滿佈石南的山邊，有一座小小的灰色屋子。你由那屋子的窗戶中往裏探望，就能看見季納在那兒拾掇她的小廚房。這一幅景緻，你最好是從一個安全的距離看過，因為季納雖是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却是一個很能幹很厲害的小治家婦人。當她每天把屋子收拾得潔淨時，尤其是在星期六更加忙的那一天，除了她父親路冰，和她雙生的弟弟爵克，和一條狗探摸以外，沒有別人敢靠近她的；人人都怕她的脾氣，和她的掃帚。這雙生姐弟的母親，在



她們十歲的時候，就去世了，留下季納照應她父親，弟弟，和山坡上的那座灰色小屋。

在這個五月裏的一天早上，季納五點鐘就醒了，從牀上望望屋子外面，看看天亮了沒有。那知太陽早從她屋後的半

澗山上出來了，金色的陽光，已從廚房東邊的窗戶中射進來了。掛在火爐上的水壺已經響了，頭天晚上爲小牛預備的那鍋牛奶也熱了。她父親手腕上掛着個小提桶，正出去擠牛奶去了。她又看看靠近火爐旁邊的牆角裏的床上躺的爵克是不是醒了，可是她所能看見的，只有他那紅色的亂髮，一雙緊



圖一 季納和她雙生弟弟爵克

閉着的眼睛，和那長滿了雀斑而一半還埋藏在被裏的鼻子。

她就大聲喊叫說：『醒來吧！懶東西！要是我一會兒穿好了衣服，我非拿一塊濕布把你弄醒不可。太陽已經射進窗戶，照在你的身上，爸爸已經出去擠牛奶去了。』

這時爵克也慢慢兒張開了他一隻藍色的睡眼，說道：『好季姐，讓我再睡一會兒吧。我正在做夢，待我做完了，我一定完全告訴你。』

季納嚴厲地說道：『你除了做夢以外，沒有別的事情可做麼？趕快起來吧！傻孩子！我要是比你先穿好衣服，我就要打你。我信你一定不願意挨一個女孩子的打，尤其是你自己的同胞姐姐。』

爵克不回答，反蜷臥在毯子裏邊去了，季納便坐起來穿衣服，一會兒的工夫就穿好了，跳下牀來，把一雙袖子捲得高高的，露出一雙很強壯的粉臂

來，立刻梳洗去了。待她梳好頭，洗乾淨臉時，爵克才慢慢的張開他一隻眼睛暗暗的看她。他看見她在破鏡前分開她的頭髮，用水潤濕了，用力的刷，然後又用一條黑絲帶把頭髮好好兒的紮緊，爵克從鏡子裏面把季納的面一看，就預先知道那天她一定要把屋子打掃的格外乾淨。



圖二 季納在破鏡前刷她的頭髮

他苦苦的自言自語說：『啊，對了！她又戴上她星期六的面孔了！今天一定要和我麻煩了，一會兒要使喚爵克做這個，一會兒爵克做那個，我真不明白她一天到晚直忙的打轉，把屋子收拾得這樣清潔整齊幹什麼？到了最期一屋子仍舊的髒，好像從來沒有打掃似的。我還是照舊睡我的覺吧，不用管她了。』他又閉上眼睛，假裝睡着了。

季納一到了星期六，面上就戴着治家小奶奶派的皺紋，且把前額上的頭髮往後刷得很光，要是人不去看她黑絲帶後面的頭髮，一定以為她是一個很莊嚴的女子。但是黑絲帶的後面却顯出她的真人格！雖然她能照了破鏡把前面的頭髮刷得光滑無比，但是後面的頭髮，她却無法把牠梳光。她後面的頭髮捲成了很好看的波紋和灣皺，縱使在那煩躁的星期六，脾氣發作的時候，她那天然鬆曲的頭髮仍然在後面踴躍跳舞。

當她拿着掃帚掃到最後時，她再看了一看爵克，除了他那紅色的頭髮和那毯子的顛簸以外，還是看不見別的東西。但是爵克可以感覺到季納正在透過被褥看他。

季納擺出星期六的神氣，大聲喊道：『爵克！快起來！你今天不能睡這麼晚！』



三圖 季納對準了爵克的鼻子拿住那勺子

他仍是不回答。爵克雖然明知季納那時不是開頑笑，但他却也決心不理她，還是睡着不動，也不張開眼睛。季納氣極了，她就拿一把小勺子舀了一點水，鴉雀無聲的走到他的床邊，對準了他的鼻子，拿住那勺子，站在那裏很鄭重的對他說：

『爵克，我先警戒你！所以你不能怪我沒有在先告知你。要是你在我沒有數完五以前還不起床，那末你可就倒霉了。一，二，三！』爵克還是不動。『四，五！』這時她勺子裏的水全倒在他那長滿雀斑的鼻子上。這麼一來，就聽見一種由鼻子裏噴出來的震怒聲，和毯子裏面的一陣喧嚷聲。爵克趕緊下床，就像山貓發狂似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季納已經跑出門外，早躲在老遠的地方去了。

爵克就大聲咆哮道：『你來吧！小流氓！』可是季納知道這個請求是不

能答應的，所以她立刻就跑到那繞着她屋前流的小溪旁邊去，一面跑，一面狂笑。她雖然是匆匆忙忙的跑出來，然而她心中還沒有忘記把水桶帶去，正好到溪邊去取些乾淨新鮮的水來。那天早上，是一個很好的春天，也是一個使人感覺得無限舒暢的清晨。她停住了一會兒脚步，看了一眼她那最可愛最熟識的四圍風景。

那裏就是她那座灰色小屋，從煙筒口上冒出煙來，一直捲入雲霄，衝上青天。屋後面是一塊菜園，有低矮的石牆圍繞着，園後就是一片養家禽的圈，還有一間草蓋的牛欄。再往北過去，就是一片曠野，在那兒長滿了石南，正好作放羊的牧場。季納可以聽見牠們身上的鈴聲，小羊的呼喚聲，和牝羊的回答聲。靠近東南方向的山脚下，有一叢濃密的樹林子，有一隻百靈鳥正在那兒奏牠的黎明曲。她又可以聽見漣鷓（一種涉水鳥）的叫聲，並且看見牠

們在那曠野地上旋轉的飛翔。那些晨歌是季納聽慣的，也是她最愛的，今早聽了更加歡喜。還有那叢林上的透亮露珠，和那菜園圍牆旁邊的榛樹放出來撲鼻的馨香。季納把水桶提起，一面走，一面唱，奔上山坡，向自己的屋子去了，心中實有無限的愉快。她唱着：

『啊啊！闕伯爾（她的姓氏）的全家都來了呀！啊啊！』她唱的時候，山谷中接受了她的疊句，所以也發出她的回聲來說：『啊啊！』

探摸（狗名）在那牛欄旁邊的草堆裏，整整的睡了一晚上，因為聽見她的歌聲，也從小路上奔上來會她，搖頭擺尾的吠着，像是請她的早安。他們一同走到門口時，爵克仍然心裏懷恨着，於是把門關了起來加上門，站在窗口上，向他們作鬼臉。季納就像安然無事似的，和探摸同坐在門前的石階上，繼續的唱她的歌。她那泰然的態度更使爵克惱怒，他從窗縫裏大聲叫着說：



去家回走桶水着提納季 四圖

『喂！闕伯爾家裏的人，也許會來的，可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進這屋子！你可以整天坐在那兒唱，我無論如何是不開門的。』

季納停住了她的歌聲，回答道：

『你不讓我進去，早飯就沒有人給你煮，除非你自己去做。粥還沒有煮，壺裏的水快燒乾了，水桶又被我帶出來了，屋子裏面一點水都沒有，我看你怎麼辦？』

她讓他弟弟去想辦法，自己仍繼續的唱她的歌。過了幾分鐘，她和探摸正坐在那兒向西觀看，附近有山谷中的小溪湧流下去，遠方的邱阜似乎在蔚藍的天空游泳一樣。

最後，她回過頭去叫道：『爵克，爸爸回來了！』這時，爵克明知他的計劃沒有希望再維持下去，不得已打開了門，於是季納，父親，和探摸都一齊走進

廚房來了。她一進到屋子，就吩咐各種事情，沒有人敢閒坐的。她道：『爸爸！把牛奶就擱在這兒吧！』說着，把桌子一拍，飛跑過去，拿了一個淺鍋和一個濾器來，又對爵克說道：『爵克，你去把水壺灌滿了水，這時也許快燒乾了。把那下邊的火也撥旺一點兒。探摸，蹲到桌子底下去，免得人踩在你身上！』

這一家人和狗都聽她的使喚，連她的六尺高，面貌很莊嚴的父親，也須聽她的指揮。

濾完了牛奶，把牠放在廚房後面的小披屋裏以後，季納就把麥皮鍋拿出來，把麥皮倒在裏面，掛在火上煮。同時她把三個杓子放在小桌子的旁邊，又用開水去洗攪乳器。這時爵克也出去餵家禽了。六點半鐘的時候，麥皮粥已經擺在桌子上，大家都坐攏來，恭恭敬敬的低下頭，做着禱告。

他們的早餐只有牛奶和麥皮粥，所以一會兒工夫，就吃完了，於是大家

都開始正式的做那一天應做的事。路冰立刻戴上那頂其爾馬諾克（蘇格蘭的一村）式的帽子，叫了一聲探摸，牠已在火爐旁邊吃完了牠的早餐，於是他們就跟在羊羣的後面走到山中去了。爵克領着牛到山脚下，牛可以在那裏整天吃青草。一家人全出去了，只剩季納一個人在那灰色小屋的廚房裏面，從



圖五 季納在廚房裏洗碗碟

早到晚忙忙碌碌的。她先把碗碟洗淨，放在櫥子裏，然後又撇去牛乳皮，把牛乳皮倒在攪乳器裏，再把火爐刷掃乾淨，又拿牀上的毯子到外面新鮮空氣裏去抖一番，於是才把床鋪好。等到廚房拾掇好了以後，她又收拾客廳，打掃的十分清潔。其實，那間屋子一點灰塵都沒有，因為那間屋子，從來沒有人進去過，除非有特別要緊的事時，如牧師來時，才用得着牠。但是這座小屋離村莊還有五哩地，所以牧師也不常來，季納却時時把牠打掃的乾淨，以防不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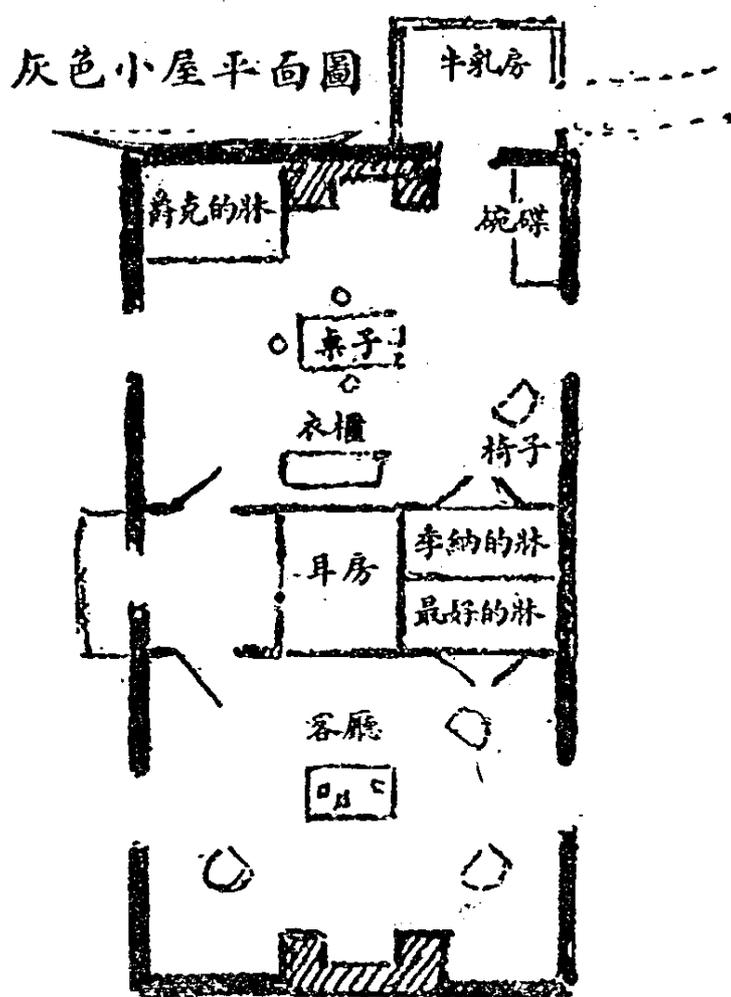
客廳裏的設備很簡單，除了一個火爐，一張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本聖經，一本教會問答和波恩斯的詩，三把椅子以外，就沒別的東西。至於廚房就不一樣了，那兒有三張床，並不是一個女孩子可以挪移得動的，盥櫥是一層一層的都裝滿了碗碟。還有三張杌子，和父親的一把大椅子，還有一個衣服櫃子。除了這些東西以外，還有火爐架上的鐘，每星期六晚上都要開的。你如果

要詳細知道那些東西的位置，可看下圖，圖中書明各項東西的位置很清楚。倘若灰色小屋的人半夜醒了，他們仍可以在黑暗裏摸着屋內的每樣東西。

爵克在牧場上放牛，其實大半時間都在天然

風景裏玩耍，心中以為愈晚回家愈好，免得受季納的氣。待不得已時，祇得慢慢的回家去。季納正在打掃門前的石階，一見爵克就大叫道：

『進來吧！老爺子！』她很莊嚴的皺着眉，後面的鬚髮也不住的上下掀



六 圖

動。又接着道：『人家不知道，還以為你至少也有七十五歲了。看你走的樣子，好像有風濕痹似的！來替我攪一會兒乳吧。也許這種工作會使你的四肢靈便點！』

爵克明知和她辯論是不中用的，因為父親曾教訓過他，不論女子的工作與否，他都應該幫忙季納，所以他就慢慢兒的走進去，把乳杵上下攪動。

季納看的不能再忍時，就道：『糟糕！幸虧那攪乳器有蓋子，若不然，你就簡直會睡覺，跌進攪乳器裏，淹死在那乳漿裏邊的！像你這樣慢，到明天乳油也不能製成；況且明天是星期日，要是我們明天才做完，就要犯安息日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拿過乳杵來攪，盡力的攪，把裏面的牛乳都濺了好些出來，弄得滿柄都是。不久乳杵的周圍發現了一小塊乳油。當乳油結成一大球時，季納揭開蓋子，用勺把乳油取出來，放入一個淺鍋裏，裏面盛滿涼水，然後她

給爵克一碗乳漿喝。

她說：『苦孩子啊！你現在也累夠了！吃點乳漿好加增一點新力氣，因為現在你必須去拔菜園裏的野草。我昨天到菜園看見咱們的馬鈴薯，已經被莠草纏滿了，幾乎不能生長啊。』

爵克哀告道：『你如果一定要我到園裏去拔草，請你再給我一點東西吃，因為一碗乳漿還不夠填我肚內的小空隙哩。』

季納開了食櫥一看，對他說：『這兒什麼吃的也沒有，只有一塊小麥餅，你拿去充饑吧。我現在正要烤餅供星期日用，你先拿這個餅去充充饑。快去，快去吧！』說着，她就提着他的領，拖他到門口，探摸在那石階上等着哩。季納看見牠，就很驚奇的大聲說：

『你在這兒幹什麼？你應當和爸爸在山上看羊！一條狗一天到晚的繞

屋偷懶，不到山上去做牠的職業，那是多麼可恥啊！』

探摸一聽這話，立刻站起來，伸一伸懶腰，眼睛直往上望，現出很害羞的樣子。季納很莊嚴的看了牠一眼，搖搖牠的頭，這麼一來，她那頭上的頭髮，一鬆一鬆的左右掀動跳躍！

她又道：『探摸，你也和爵克一樣的懶，我對於你們兩個，有什麼辦法呢？』爵克這時已經把那塊小麥餅吃完了，心中想這真是一個很好走開的機會。他就立刻溜到屋角邊，吹一聲哨子，探摸的羞恥也立刻完了，把尾巴愉快的搖擺，很快樂的吠了一聲，即刻趕上了爵克，跟到他後面去了。

## 二 小兔與園丁

在園子裏面，有一隻小兔，——也許是晚上在這菜園裏面很快活的尋找食物的，——正在咬那白菜的嫩葉子吃。當牠聽見探摸的吠聲，就立刻跑的看不見了。誰知牠躲在牛蒡葉後面，十分安靜的坐着。如果這時候爵克和探摸從那園門進來的話，這段故事就沒有什麼可寫的了。因為在那種情況之下，那小兔也許會躲到牠那樹林中的洞裏去，不會讓他們看見，這段故事也就可以不敘述了。



圖七 小兔咬那白菜的嫩葉子

可是爵克和探摸並不從園門進來，而從那矮牆上跳過去了。爵克先跳過去，幾乎跳在兔子的身上，探摸也立刻跟着跳過去，站在一塊兒。那小兔子一看見，馬上拚命的向那石牆的洞穴跑去。爵克喊着，探摸吠着，在牠的後面追，牠就繞着園子拚命的飛跑，他們也就跟在後面盡力的追趕。正在很危急而快要被他們捉住的時候，牠就像風一般的溜進了一個牆洞，穿到樹林子裏面去了。爵克和探摸也就跳過牆去在後面追。他們的喊聲和吠聲，甚至於在一哩路以外，都可以聽見。

恰巧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人聽見他們的聲音，這個人也恰巧是爵克不願意遇見的人。他就是格倫凱恩地主的園丁。在這幾哩路的周圍以內所有的田地都屬於格倫凱恩地主的，那山坡上的灰色小屋和那附近的荒地，山場，樹林，甚至於連那繞着灰屋門前流過的小溪，都是歸他所有。對這高原

上的田莊，公爵似乎一概不管，過了許久他才來光臨一次，來時也不過住兩三天去打獵而已。平常的日子，他的堡寨全歸他的管家人麥克倫愛裴和兩個僕人管理。他不認識他的佃戶，佃戶也不認識他。佃戶的租錢全由管賬先生克奈基經管，他是住在村莊裏的。還有恩格司照管園子，不許任何人在附近的林場中打獵。

恩格司時常誇口自己是一個很忠心的人，對於主人所分派的職務能夠勤懇履行。他常常說到自己在樹林子裏撞見那班獵人，但是他從來沒有捉住他們，送他們到地方官那兒去訊辦。因為他的油嘴滑舌會騙人，所以沒有人敢冒險到他所管轄的範圍以內去惹禍。人們老是看見他徘徊在樹林的邊緣上，背着槍，一天到晚的瞪着一雙大圓眼，很懷疑的四處探望，甚至人家的牛欄，他都要注意一下，好像裏邊會隱藏什麼獵物似的。

正當爵克和探摸跳過籬牆，跑下山坡來，追趕着那小兔兒的時候，恰巧恩格司跪在小溪的岸邊喝水。他彎着腰貼近水面，萬想不到從他後面有一種東西給他一撞，把他推下水裏去了！那並不是探摸撞的，乃是爵克無意的把他撞下去！可是恩格



的似鬼水個像的淋淋水司格恩 八圖

司以爲他是有心和他搗亂的。這時他真動怒。他立刻從水裏伸出頭來惡狠狠的瞪了爵克一眼，水從頭髮和鼻子淋下，一直流到頸子，水淋淋的像個水鬼似的。

這時爵克戰戰兢兢的站在他面前，嚇得和木鷄一樣，只聽見恩格司對他咆哮如雷的說：『可惡的小子！你敢這樣的淘氣！我要叫你吃點苦，受一頓教訓！你要追小免兒麼？你的狗也是叫號着向他洞裏追趕過去！』他跪在水裏直嚷直罵，看他那水淋淋的趣相，真令人忍笑不住，連那被他嚇呆的爵克也忍不住笑出來。恩格司更是激怒，突然向前一撲，就揪着爵克的耳朵，說道：『你隨我來吧！』

他的邀請很緊迫，爵克只得允許，於是兩人一同走上山坡，向那灰色小屋走去。探摸這時也不去追那小免兒，跟在他們後面來了，牠的尾巴像下半

旗似的拖着。他們來到屋子的時候，恩格司並不敲門，就衝進了廚房。季納正在彎着腰，翻烤鐵鍋上的麥餅，忽然聽見門口嚷進的聲音，她就嚇的一大跳，向周圍觀看。她一看見他們那般情形，一時嚇得驚慌無措的呆站在那兒。恩格司看見只有兩個小孩子，覺得很容易對付他們，把爵克的耳朵使勁一揪，轉身對季納開始咆哮起來。

可是他并不知道季納的厲害。季納看見那肥胖的大漢虐待她的弟弟，同時又把她的廚房的地板弄得滿是污泥的時候，她不但害怕，反而拿起那把鐵叉子向着恩格司直搖，一面在地板上蹀脚。

她大聲喊道：『你趕快放鬆我弟弟的耳朵，把你那雙泥靴退出我的廚房外邊去！』

恩格司甚是驚奇，不由得放了爵克的耳朵，爵克也就立刻溜在他姊姊

的身旁，探摸這時看見釀成這麼大的禍，也在那兒張牙露齒的咆哮。恩格司瞪了牠一眼，決意把這事說明。

他說：『你看這個可惡的壞小子！』他那激怒而粗笨的破嗓音，幾乎要震動屋椽。『侵犯我的地界，他想捉小免兒，把我撞下溪裏去了。我把他捉着了，現在我要把他送官，依法嚴辦，決不寬宥！』

爵克分辯說：『我不是故意的，我以為你是一塊大石頭，我正想踏着你跳過溪去。我——』

恩格司大嚷道：『啊！你想踏在我身上麼？你知道我是誰？』爵克頂認識他，但是等不到爵克說出這句話，他已經怒不可遏的突然上前，要來再揪爵克的耳朵，在地板上留下兩個更大的污泥足印。季納實在忍耐不住了，就指着恩格司的脚高聲大嚷道：

『你現在自己侵入我的地界，你根本就沒有權限跑到我的廚房來！你即刻給我滾出去！你看你那雙泥靴，把我的地板沾滿了污泥！趕快滾吧！』

恩格司看看那地板，又看看探摸，因為這時探摸也慢慢兒的走近他來了。牠一面走過來，一面咆哮不止。恩格司心想，最好照着季納的話，趕快出去爲妙。所以三步兩跳的跳出廚房門口來，探摸也跟他後面跑，跑一步就在他的腳後跟上咬一口。等到恩格司站在門外的石階上的時候，背後的門已經關上了。

恩格司常想他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怪不得他氣憤填胸，肚皮都脹大了。他對那扇門揮了一揮拳頭，大聲喊叫說：『你們記準了我是誰吧！要是我再看見你們侵入我的地界讓我捉住的話，我一定要把你們送到衙門裏去依法究辦！』

可是那扇門一聲也不回答，他也覺得犯不着罵一扇不能回口的門，所以他才呢喃不已的放脚走了。那兩個小孩子躲在窗後看着他，直等他走到樹林子裏看不見了才罷。等他們最後從窗口邊轉過身來的時候，鐵鍋上烤着的麥餅已經燒焦了，燒得就像煤渣似的，只好扔給雞吃！

你也許以為季納到這時候，就在星期六，也已經做夠工作了，但她仍有不少的事情要做哩！晚餐的羹和第二天星期日要吃的東西，都要等她去做，廚房的地板也要她去打掃，最後，全家人的洗澡水還要她去燒哩！等她把那小廚房的地板小心的擦乾淨了以後，季納就把洗澡盆放在火爐上。爵克知道這個暗號，即刻決意不如到牛欄後邊去找找雞蛋看，可是季納用眼睛瞧了他一下，說：

『爵克，你趕快去取點兒水來吧。』

爵克確實的證明，他身上很乾淨，簡直用不着洗澡，可是季納決定他必須把水壺灌滿了水。待水熱了時，季納把手巾和胰子都替他預備好了，把弟弟關在廚房內。她自己却把所有的鞋子，拿到門前的石階上刷乾淨，預備第二天做禮拜穿。後來爵克走到她面前的時候，因為身上洗得明亮有光，她就說他光耀可以照人，於是叫他去到牛欄把牛照料一下，而她自己才去洗浴。探摸整整的費了一個下午，在園子的牆洞附近，尋找那隻逃走的小兔兒。在四點鐘的時候，牠忽然想起牠的職務來了，就立刻跑過那片澤地去迎接路冰，把任何離開羊羣的綿羊都兜攏來，到了五點鐘，爵克也從牛欄回來了，遇着父親和探摸一同回家。

那天旁晚應做的事情，剛在日落西山的時候做完。這時只聽見那些歸林投宿的飛鳥，正在樹上奏着黃昏歌曲。當他們大夥兒進了廚房的時候，爐

裏的火熊熊的燒着，羹也正在鍋裏煮着，季納已經在桌上擺好了三口碗。

他們吃晚餐的時候，爵克把那天怎樣追趕兔子，怎樣把恩格司撞下溪裏去的事一一告訴父親。當爵克說到季納怎樣把恩格司逐出廚房，他跳出門外以後怎樣的怒罵，探摸怎樣咬他的腳跟時，路冰忍不住拍膝大笑起來，幾乎連眼淚都笑出來了。探摸也伸長了舌頭，坐在火爐旁邊，好像也在那兒傻笑似的。

路冰大聲道：『真可惜！我恨不得在這兒看看這場熱鬧，恩格司是一天到晚喜歡吹牛的人，幾乎要把他自己給吹破了。他正應該受一次打擊，使他下下臺，也許會改改他的脾氣，可是我想不到季納會把他制服了，叫他降服在你面前！好孩子呀，你真是一個勇敢有為的好孩子。有你這麼一個女兒，我真覺得可以慶幸。』

爵克說：『可是，爸爸，咱們對於那些兔子，又該怎麼辦呢？樹林裏滿是兔子，菜園裏連一張青葉也保存不住。即使我們把牆洞都塞好，那些兔子仍能從牆上跳過來哩！』

他父親就很正經的說：『咳，這倒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光景一年比一年更壞，直到我們連一棵白菜都沒有，至於別的菜更不用說了。上星期有一隻鹿在一天晚上跑進沽榮泊安得烈的園子裏，第二天早上那園裏連一根嫩芽都沒有了。從此可以看出動物是要生存的，爲的是使那班有錢有勢的人去打獵消遣。縱然牠們把咱們的一切食物都吃光了，使我們挨餓，我們也不敢去惹牠們一下。這是沒有一點道理可說的。無論是地主不是地主，是恩格司不是恩格司，都是不講公理的人。』他說到這裏，真氣得兩眉倒豎，兩眼生煙，用拳頭在桌上大擂大擊，把桌上的調羹都震動的直跳起來。

雙生子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發過這麼大的脾氣，說過這麼憤激的話，倒被他嚇了一跳。因為他們年紀太小，不知道蘇格蘭的歷史上有這許多不平的事情。

過了幾分鐘，路冰的怒氣才慢慢兒平下來，他看看爐中的火，又出了一會神，才說道：『孩子們，我還有些事情沒有告訴你們。上星期克奈基告訴我，老地主已經起了一個念頭，要把我們這一帶地方，都改做一個養牲園，等到我們的租期滿了，他就不許我們續訂租約。今年秋天，我們就得搬出這座我和我的祖先住了好幾代的老屋，搬到別的地方去住，我也得另外去找個職業。唉，這怎麼好？但願上帝幫助我們。』

爵克急得喘氣道：『可是您有什麼別樣的事情可做呢？』他聽了父親的一番話，心中十分難受，好像是天翻地覆似的。

路冰回答道：『天

知道，大概搬到美國去  
吧。可是我一輩子都以  
牧羊爲生，別樣東西我  
都沒有。也許我到了那  
時可以把羊羣轉租給  
別人，可是在附近機會  
又不多呀。要是老地主  
真要實現他的念頭，那  
麼除了咱們以外，還有  
好些人也要一起失業



哩。他大概不會把那市鎮也撤廢掉，縱然那市鎮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落，而且法律又許可他這種權利，因為租約訂立在許多年代以前，現在時代已經換過了，世界也已變遷了，恐怕未必有很多人會冒險來執行那種租約。可是老地主是一個硬漢，這是人家告訴我的，所以他會找些硬漢來實現他的意志。克奈基是一個心腸不好的人，恩格司如果當權，事情還要更壞。」他說到這兒，看見季納眼淚滿眶，就安慰她道：「別着急，好孩子，現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到呀！等你來到橋邊的時候，你才好想法過橋，現在我們的橋離開我們還有四個多月哩。我們還有一個夏季擺在面前，應該快快樂樂的度過去，等到夏天完了以後，我們再去想辦法吧！」

爵克催促着說：「可是，爸爸，你想他會把所有的人都趕走麼？」

路冰回答道：「誰能預料一個自私自利的人的心思呢？他只顧到他自己

己的意志，並不想到別人身上。可是我想那些最近樹林的場地，他一定先要收回，至於其餘的地皮就不知道怎樣辦了。」

這個消息使他們很悲傷，雙生子靜默的坐在父親旁邊，大家都想找個辦法來安慰他們自己。最後季納把頭向上一抬道：「縱然我們明天要搬走，也得把碗碟洗洗乾淨。」說着，她便開始去收拾桌子。她父親看見了，就哈哈大笑起來。他這一笑，使這小廚房頓現光明，好像要和命運挑戰一般。他對季納道：

「你說的話對極了，闕伯爾全家的精神，都在你一個人身上。我們總要先把眼前的事做完，至於後來的事，只好信託上帝了。」

爵克在這天晚上聽了這一番很正經的話，腦海中受了一種很深刻的印像，所以不等人家叫喚，就自動的去擦碟子，到了八點鐘，他就自己睡覺去

了。路冰一個人坐在火爐旁邊，直等到兩個孩子都睡着了，他才把探摸送進草窠，旋緊了時鐘的發條，然後洗澡。最後，他用灰把爐子裏的煤火封好，才到爵克旁邊的床上去睡覺。

### 三 星期日

星期日早上天氣清明，闕伯爾全家都老早的起床，在七點鐘以前，就把那些零碎事情做完了。於是就吃早點，吃完了，季納就跑到客廳裏拿出聖經來交給她父親。當他念耶穌的家譜時，她和爵克都疊着雙手坐在那兒聽。爵克聽了以爲那個家庭真大。念完了聖經以後，又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禱告。正在做禱告的時候，探摸竟在火爐旁邊呼呼的睡着了，並且在做夢，想必是夢中去追趕那隻逃脫了的小兔兒吧，因爲牠的兩隻耳朵豎起來，口中發出微微的叫聲，四隻腿也掀動着。同時，鍋子也要燒乾了，只聽見那鍋子裏面發出小小的爆裂聲，急得季納睜開一線的眼睛偷看了一次，因爲那是她家裏獨一無二的鍋子，假使在全家禱告的時候，那鍋子竟炸破了，那可怎麼辦呢？

所以她一聽見路  
冰說了一聲「亞  
們，」她馬上飛也  
似的跑過去，把鍋  
子從火爐上拿下  
來，因此在探摸身  
邊一失足，把牠驚  
醒了，而且幾乎把  
自己的手指也燙  
着了。她把鍋子打  
開一看，那鍋子并

三 星期日



117

圖十 季納拿起本書要克爵做教會問答

沒有爆裂；當那鍋裏的水煮着的時候，季納就拿起那本小小的黃書來，對爵克說道：

『你過來吧，看你能不能做教會問答。你知道一個人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爵克回答說：『那還不知道麼？你讓我來問這些問題吧。』

季納很堅決的回答說：『不，我先問。』

爵克說：『你總以為我回答不出來吧，我今天要使你希奇哩。』

他就像軍士似的，站在那兒端端正正的，一口氣把那句答語全背出來了。他大聲喊着道：

『人——類——主——要——的——目——的——就——是——尊——敬——上——帝，——使——他——永——遠——喜——悅。』

季納點頭稱善說：『你答對了！可是這是書中的頭一個問題，誰都會答。我現在要隨意挑選問題，看你會答不會答。』

爵克催促說：『別挑選，請順着次序問過去，我方能夠記得。』

可是季納一點也不寬宥，問他說：『什麼叫做「定命」？』

這倒是個難問題，可是爵克很勇敢的回答出來。

他說：『凡是他能預知的人，他就能預定他——』他說到這兒，就停住不能往下背了。

季納問他說：『預定他什麼？』

爵克嘗試的說：『改變。』

季納糾正他說：『依從。這個字你一點不知道！什麼叫做「救恩」？』

這問題可真把爵克問糊塗了，他根本就不知什麼叫做「救恩。」他說：

『那是一個——那是一個……』他說到這裏，就不能往下再說，於是嚙着嘴脣，皺着眉毛，眼睛直向上瞪着，看那掛在屋椽上的火腿，又再看看窗外，可是全不能提醒他「救恩」是甚麼。最後他說：『啊，季納，我知道的，可是我這會兒想不起來。』

季納反駁說：『要是你真知道，你就可以不必去想。』於是她把書本遞給弟弟，叫他坐在靠近窗的杌子上，把這兩個答案念熟，她自己就去洗碗碟。從他們的住宅到村莊上去，往返有十哩路，並且除了步行以外，沒有別的交通方法。但是闕伯爾全家寧可不吃飯，必須要赴禮拜堂的。到了八點鐘，他們全都把最好的衣服穿上，預備動身。把探摸一個兒丟下，坐在門口的石階上，豎着耳朵，瞪着眼睛，在那兒守着。牠本來想跟着同去，可是牠知道必須留在家裏，保護羊羣，以防閒散的狗來驚擾牠們。

那一天正是春光明媚的時節，四周的景色非常可愛，所以這個小家庭頭天晚上一切的煩惱和憂慮全都飛出九霄雲外了，正像做了一回惡夢似的。在那麼好的春天早上，誰能不快樂呢？天上的飛鳥正在飛翔，有的嘴裏銜着草或毛，去構造他們的窠。有的愉快地奏着春曲，唱得真是響亮，幾乎把牠們的小喉管都要唱破了。溪水也潺潺地流過岩床，通到洋海，發出一種樂音。從村莊中送來遠遠的禮拜堂的鐘聲。沿途的山楂花，開得非常茂盛，河邊和道旁都長滿蒲公英，紫羅蘭，延命菊，和毛茛。遠看巍巍的山巔高插霄漢；近看附近的山阜，則有格倫凱恩公爵堡寨的塔樓矗立其上。

等到闕伯爾全家踏上禮拜堂門口的石級時，鐘聲正在發出最後的呼喚，一切都湧到走廊上去了。恩格司這時也推推撞撞的擠過來，好像一隻火雞展翅示威似的，向着雙生子惡狠狠的瞪了一眼。爵克對着季納輕輕地

說：『要是我這時把一個指頭戳他一下，他一定會叫的。』季納聽了這話，幾乎笑出聲來。當克奈基手裏端着捐錢的盤子走過去的時候，季納又對爵克附耳低聲的說：『你瞧他那又高又瘦的兩條黑褲腿兒，就像一雙最大的火鉗似的。』爵克聽了真要笑出來了，若不是他看見沽榮泊太太瞪着眼望他。禮拜做得很長，禮拜堂的橈子又高又硬。爵克以為禮拜永遠做不完了，幸虧終於有了結束，孩子們都隨着他們的父母走出來，站在禮拜堂前面的院子裏，和鄰舍們朋友們談了一會兒話。

沽榮泊安得烈的田莊和闕伯爾一家的住宅同在一個方向，自然他們就一塊兒走着，於是兩家的家長就把他們心中最關切的事談論一番。沽榮泊太太已和別的鄰居走在前面，山特（沽榮泊的兒子）和雙生子跟着他們的父親在後面走着。山特也是十二歲，金黃色的頭髮，塌扁的鼻子，和爵克

一樣的長滿了雀斑。當

他們大夥兒走上了大

道的時候，那班小孩子

就聽見安得烈嘆了一

口氣說：『唉！路冰老地

主既然要趕我們走，我們也得趁早打定主意呀。』

路冰問他說：『克奈基也通知了你麼？』

安得烈很惱怒的回答說：『是啊，他已經通知我了。在他倒看得很容易

哩！他吩咐一個人離開家庭到別的地方去謀一件新工作，與他似乎沒有多

大的痛癢。』

路冰說：『人家倒說他是一個很熱心的教徒呢。』



特山 一十圖

安得烈道：「這正和法利賽人在寺院裏的行爲一樣。」看了果子你就可以知道樹，我們決不能從克奈基摘無花果，更不能從老地主荆棘裏摘葡萄——這是我能知道的！」

路冰附和說：「也不能從恩格司身上摘果子。老地主的僕人全是和他一類。」

安得烈回答說：「對了。」

路冰嘆氣道：「你要知道，犁耙下的蝦蟆總不會去頌揚那管犁頭的農夫的，我們就如那些蝦蟆一般。」

安得烈道：「你說的確是真話。可是蝦蟆還有好過的日子，我們却就天天要被摧殘。我們的痛苦，不是有的人可以耕種土地，而是土地可以擱在那兒荒涼，沒有人敢去耕種。我們所感覺的是富者更富，窮者更窮，窮者的出產

一年較一年更少。路冰，我告訴你，這就是不公平。」

路冰又嘆一口氣道：「這話也許對吧，但是這是法律規定的呀，我們也只好去忍受哩。」

兩個人於是就很緘默的走近橋邊來，沽榮泊全家拐了灣向那邊回去了，闕伯爾全家仍然是沿着河邊走着。孩子們也很寂寞的跟着走，當他們分手的時候，對山特只說了一聲「再見。」爵克又說：「你若是可以出來的話，明天上我們那兒來玩吧。」山特回過頭來擺着手說：「好吧，我明天來。」

當雙生子和他們的父親將要走近那「小灰屋」的時候，只見探摸飛一般的跑下山坡來接他們。季納即刻跑進屋子，脫下星期日穿的衣服，換上一件舊衣，圍上一條圍裙，把火撥旺，熱好了羹，於是全家都圍着桌子坐下舉餐，因為走了很多的路，使他們的胃口格外增進了。

那天下午，由小孩子們看去，就好像很長似的。因為他們這下午不做什麼事，祇可坐在屋內念教會問答，他們的父親就戴着帽子，坐在那兒低下頭來念聖經。屋子裏十分寂寞，只聽見「踢特踢特」的鐘聲響着。爵克對着季納輕輕的說，他總不明白爲什麼星期日總比其餘的日子長些，且當季納向他解說天天都是一樣長，不過星期日覺得長些罷了的時候，他還不相信哩。

## 四 新小朋友

爵克和季納在夏天大概都去上學，可是在冬天，因為路上有雪，不便行走，所以他們就留在家中。但是今年夏天，因為先生病了，所以放假，要等先生好了以後，他們方能上學。星期一早上，吃完了早餐以後，路冰和探摸一同到山上去了，季納決定要去洗衣服。山特老早就來了，和爵克出去玩要，只留季納一個人站在溪澗當中的一塊石上，把衣服擦上胰子之後，就在一塊很平的石面上洗擦。那兒的水太冷，把她的手都凍痛了。後來她決定讓那急流的水，替他作洗衣的工作。所以她把衣衫擦好了胰子以後，就用石頭壓住浸在水裏。自己走去加入男孩子的團體。她看見他們俯伏在溪旁，注視潭裏的清

她叫他們道：『你們看些什麼呀？』

爵克回答說：『鱒魚。』看他的神氣，簡直眉飛眼舞的高興。

季納說：『讓我來瞧瞧吧。』說着就蹲在地上，伸長頸子在溪旁看。正當他們三個人屏氣凝神地在那裏看得有味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陌生的聲音從他們後邊發出來，把他們嚇了一跳，因為他們還以為是恩格司哩。

那聲音說：『喂！』

他們回頭一看，就看見一個歲數比他們大不了許多的孩子，站在他們面前，可是身段比他們長些瘦些。他的臉是蒼白的，一雙眼睛又大又黑，頭髮暗黃，斜斜的戴着一頂格倫格瑞式的帽子，遮住一邊頭髮和一隻耳朵。他穿着一套灰色的絨布衣服，和一雙方格的翻頭襪子，肩膀上背着一根釣竿。

那個陌生孩子又道：『喂！』



友朋小新個一了來 二十圖

爵克回答說：『喂，你自己！』

季納和山特看見他並不是恩格司，心裏安慰了許多，一時，他們不出聲的看著他。那新孩子問道：

『你們在這兒瞧什麼？』

爵克說：『魚。』

新小朋友大叫道：『魚！在那兒？讓我來釣一下！』說着就把他釣竿擺佈好。

爵克大叫道：『喂！喂！別忙別忙。』他一面攔住他，一面接着道：『你別自找煩惱吧！一會兒恩格司就會來你後邊，他要是捉住了你，他就揪住你的耳朵打你并且還要報官究辦，說你侵入禁地偷魚哩！』

那孩子問道：『恩格司是誰呀？我不怕他。』

爵克回答道：『你不用忙，時間還沒有到哩。如果你真要這樣胡幹過去，那你總是免不了受罰的！他是地主的園丁，他可隨意處治你！』他立刻就過來揪你的耳朵。』爵克摸摸他的耳朵，往下說道：『兩天以前，因為我追趕一隻小兔子，——那隻兔子吃了我園子裏的菜，他幾乎把我的耳朵給揪掉了。恩格司是一個可怕的猜疑他人的人，對待我們更像發狂一般。』

那孩子又問：『爲什麼？』

爵克解釋道：『我偶然踏着了他，就無意中把他撞下溪裏去了。』

那孩子笑道：『怪不得他會像發狂似的。來吧！沒有關係！一個孩子，是可以隨便捉魚的，法律上並沒有明文規定，禁止孩子捉魚呀！』

山特說：『得啦吧，不管什麼法律不法律，恩格司都要來干涉你，而且老地主又是特別的可怕。他現在正預備把這地方收回，作一個大犧牲園，把附

近的農夫，全都要趕走。你是一個初來這兒的人，對於這類的事情，我疑心你是一點不知道的。你從那兒來的呀？」

孩子回答說：『我從倫敦來。我和麥克倫愛裴一同住在堡寨裏面。』

山特急問他道：『你現在還是和他住在一塊兒麼？也許愛裴是你的姑母吧，是不是？』  
『她會把恩格司的一切事告訴你。』

孩子說：『愛裴不是我的姑母。她是我母親的朋友，我母親請她照應我，因為我有病，她想我若是住在鄉下，我的病比較容易好些。無論是恩格司或是別的什麼人，都不許他在今年夏天來擾亂我。你們現在都站開點兒，讓我好下鉤。』

他從肩頭上把釣竿舉到頭頂，直向水潭中盡力一揮，那假蠅鉤就像飛一般的落到水潭的中央去了。他屏氣地等了一會兒，同時山特，季納，爵克三

人都瞪著眼睛瞧着。這一下沒有什麼結果，他又拋第二下。誰知一連拋了幾下，都是毫無結果，他就說：

『你們知道這裏面準有魚麼？』

季納說：『牠們藏在這底下，就像小孩子躺在搖籃裏面一般。我要是用一個網杓，就可以捉住牠們。牠們既然不來上鈎，不如由我用網杓試一試吧！』

爵克很驚奇的望了季納一眼，然後嚴厲的說：『季納，你真是一個膽大的女孩子，你只要想一想恩格司的厲害吧！』

季納回答道：『都是你和山特說得恩格司那麼可怕呀。我始終就沒有提他的名字，我不怕他。』

那新孩子就稱贊着說：『好，你真不錯！你可以拿我的釣竿試一試，在你

沒有取得網杓以前，先用這個試試看！」

季納立刻跳過去拿了那根釣竿，可是她的手從來沒有拿過這樣的東西。她方纔看了那新孩子的拋法，她也就跟着他的方法盡力一拋，誰知那魚鈎竟飛到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去了，掛在一根樹枝上，同時竿上的線纏結在竿頭上。爵克和山特站在她旁邊，本來就有點兒妬嫉她，現在見她這樣，都把手拍在嘴上，跳起舞來。

可憐的季納很悲傷的說：『看起來倒很容易似的；我要捉魚，也許頂好還是用網杓罷。』

那個新孩子安慰她說：『啊，一點關係沒有，第一次試的時候，誰都是一樣的。』說着，便去把假蠅鈎取下來，把線也弄直了。

爵克奚落她說：『一個女孩子去試的時候，才會如此呢。』

那新孩子就對爵克說：『你去試試看。』

爵克這時心裏充滿了自信，就不等第二次來請了。

他說：『季納，瞧我的，你應當這樣拋才對哩。』他一面說着，一面把那釣竿在頭上用力一揮。天呀！這一下可真壞了，他自己也驚呆了。那釣鉤竟把山特的褲子給鉤住了，把山特嚇得什麼似的，並且山特的腿上被那鉤兒抓傷了哩。

山特大聲號叫的說道：『哎喲！趕快把我放開吧！』他跳起來，像做把戲的猴子一樣。

魚竿頭上的線打了多少結，比季納的更亂。山特急的亂跳，好不容易才把線理好了，鉤兒也取出來了，這才輪到山特來拋。季納在這時一句譏刺的話都沒有說，因為爵克已經是垂頭喪氣的在那兒着急，所以她實在沒有心腸

再去譏笑他。山特試了之後，結果仍然是壞，因為鈎兒用的太闊，嚇的季納和爵克兩個人一直躲到樹叢後面去。

山特又試了第二次，仍然沒有得着好結果，他就很蔑視的道：『像這樣不中用的魚竿和鈎子，誰有本事用牠們來捕魚呢？』

爵克立刻捲起袖子，俯伏在溪邊，向水潭內仔細的看。然後對山特說：『山特，你拉住我。』山特立刻坐在爵克的腿上，爵克隨即將胳膊伸進水裏去了。等魚還沒有轉尾巴以前，他已經捉住一條，馬上把牠扔在草地上來。

他即刻跳起來，把山特幾乎翻倒。他跳到溪當中的一塊石頭上去，又捉住了兩條魚。那新孩子看着很驚訝，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人用手捉魚的。爵克顯然已把一羣魚全都驚起來了，山特在爵克領導之下，也跳下水裏去了，

過了一會兒那草地上已經有六條肥大的鱒魚在那兒跳躍着。

那新小孩就催促說：『我們生起火來把牠們煮起來吃吧。』這時，他們已經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麥克瑞愛倫。他接着說：『要是恩格司會來的話，我們也給他一點吃吃！我們這兒有四個人，他也不敢怎樣待我們，除非他用鎗射我們，可是那是要犯罪的，他絕對不敢來吧！動手吧！』

這時候，他們真高興，那裏還想到恩格司來不來呢。所以季納跑去拿了一口小鍋來，山特和爵克用愛倫的小刀把魚割開來洗乾淨。愛倫就去找些樹枝兒和別的燃料來預備燒火。季納帶來幾塊麥餅，魚在鍋裏烤着的時候，她把麥餅劈開，塗上乳油，等到全都塗成金黃色的時候，她就在每塊麥餅裏面夾一條熱騰騰的魚，每個孩子遞給他一塊。等他們把所有的魚屑吃完了之後，他們就把那些魚骨埋在地下，以防恩格司經過此處。

點心吃完了，季納就去把衣服撈起來絞乾，然後掛在小樹叢上晒，同時爵克和山特把玩着愛倫的奇怪的假蠅鈎和捲線輪，還有預備盛魚的魚籃。

山特把一雙手插在口袋裏，大聲的說道：

『老哥！你這一切東西都很好。這是一種好頑藝兒，你儘可整天在這溪邊溜達溜達，玩着這個，不過你若真想捉魚的話，那就要



你親手去捉！那是我的辦法。你方纔不是看見我和爵克兩人用手捉魚麼？那才是真正的頑藝兒哩！」

愛倫說：『我相信這是實話，我也預備自己去試驗一下。我們再循着溪走上去看看吧，也許我們能夠找到別的好魚窟哩。我已經應許了愛裴，說我回去的時候一定帶一條魚給她吃，要是我空手回去，真是怪難爲情的。』於是三個男孩子都到樹林裏去了。

季納在溪邊把事情做完了以後，就回家做麥餅去，因爲他們的野餐，把家裏的麥餅都吃完了，家裏又沒有別的麵包。她在廚房裏急急忙忙調好了麵，然後做成餅，放在火爐上烤。她把煤火撥旺了，一會兒餅就烤成美麗的棕色，取出放在板上。當她烤好第六個麥餅的時候，她聽見門口一陣拍門聲，立刻跑去看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原來那三個男孩子回來了，站在門前的石

階上。愛倫從頭到腳都濕透了，只凍的全身打抖，泥和水從他身上流下來。季納急忙舉着雙手喊叫道：

『你們太不成話了，我正在廚房裏做餅，你這樣半淹死的人倒來打攪我，把這麼乾淨的地板都弄髒呀！但是，愛倫，你是不是掉到溪裏去了呢？我真不明白，你母親如何敢讓你獨自出門呢？而你自己又這樣的不小心，況且你還是剛從病床上起來的人。』

爵克和山特就同聲喊叫說：『他想用手去捉鱒魚，不料那魚窟很深，又沒有人坐住他的腿，所以他才掉下水裏去了。』

季納捉住了愛倫的胳膊，把他拉進廚房來，讓他坐在火爐旁邊，她就來使喚他們道：

『爵克，你去把那浴盆盛滿熱水。山特，你去加點土煤在火上。他必須要

洗一次熱水浴，再喝一點熱東西。」

爵克叫道：「那麼他穿的衣服怎麼辦呢？」

季納一面檢查衣櫃，一面回答他道：「你不用爲着衣服着急呀！我正在

找出爸爸小時候穿的短裙哩。他可暫且穿上，等他自己的衣服乾了再換。」她又遞給愛倫一塊毛巾，說道：「你拿這條毛巾用力把自己擦乾淨。待你穿好了衣服



圖四十四 愛倫回來闊步走着  
爵克和山特在後面跟着

以後，你把門一敲，我就進來給你一點熱茶喝。』

她說完就走開去了。等她回來的時候，你可料想那廚房的情形！愛倫的濕衣服披在她父親的椅子上，放在火爐旁邊烘着，愛倫穿着那件華麗的方格絨短裙，正在趾高氣揚大搖大擺的來回闊步走着，鼻子裏還不住的學着吹風笛，爵克和山特跟在他後面開步走着，口裏還盡力提高嗓子唱着：『你知道裴爾約翰穿了那麼漂亮的衣服麼？』

季納大叫道：『你洗乾淨了沒有，傻子？你坐在火爐邊上吧，等我把地板擦乾。』

那些淘氣的孩子不理她，並且每人抓起一條杌子，口裏不住的高聲唱着，直向火爐邊開步走去。等他們唱到『裴爾的漂亮衣服，能夠喚起已死的人來看』這一句歌的時候，只聽見一陣狂呼，幾乎把屋椽上掛的火腿都震

下來了，因為他們那時把杌子一齊撻在爐旁的石上。季納把兩隻手蒙住耳朵，出去拿拖帚去。轉瞬間水已擦乾，那班男孩已坐在爐旁喝起茶來了。

愛倫的鞋，已經全浸濕了，這時當然沒有鞋穿，現在已是下午了，他怎能回家去？要是赤着腳回去，天氣仍是太冷，並且他又從來沒有赤過腳走路。而且他的衣服，還要等好久的時間才能乾。於是他們開起小小的會議來。但是愛倫以為他沒有鞋，也可以回去。季納就很正經的對他說：

「你千萬不要那樣胡來。你到底得過什麼病呀？」

愛倫似乎很害羞的回答道：「疹子。」

山特大叫道：「疹子！決不對，那是嬰兒生的病。我的小小妹妹得過那個病。我曾害過比那更利害的病，發很高的熱。我還有一次把斧頭掉在我腳上，把腳指頭都砍掉了一個！」

季納說：『山特，住口，別瞎吹吧！愛倫既出過疹子，他萬不能赤腳回去，所以你務要親自回去，在堡寨那兒停一停，告訴麥克倫愛裴，說明愛倫在我們家裏，等他的衣服鞋襪全乾了以後才能回去。』

山特似乎捨不得走的樣子站起來，把空杯子放下說道：

『你說我必須去，我只得去罷，』他說着，就打一個唿哨，一溜煙似的跑下山去了。

## 五 小灰屋中之夜

山特走了以後，季納就把那些洗了的衣服拿進來，這時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了。愛倫幫同擺好桌子，撥旺了爐裏的火，爵克去餵雞，還帶了幾個雞蛋回來。這屋子裏本來只有兩個小孩子，忽然又加上一個，等到路冰和探摸回家吃飯的時候，你想他們是多麼的驚訝。當他們吃飯的時候，他們就把那天的冒險和愛倫怎麼會穿上短裙的緣因，一一的告訴父親。等他們吃完了之後，他們的親密就像多年的老友似的。當季納收拾了盤碟時，路冰把椅子拖近火邊，招呼愛倫到他面前去。

他說道：「孩子，到這兒來，讓我看看你的方格裙！這裙子已放在衣櫃裏不少時候了，自從我長成以後，從來沒有看見牠。你要知道，那是一件闕伯爾

傳家的裙子。我記得有一次我還是個小孩子的時候，我正從禮拜堂回家來，忽然有一隻野兔在我路上穿過。一隻野兔在你路上穿過，是倒霉的事，而且我已經證明了。那一日我忘了是安息日，就跳過濠溝去追牠。我的圍裙被一塊石頭絆住了，連我自己也倒掛着。我父親把我解下來，可是我的圍裙却撕破了，那天晚上我連晚飯都沒有吃，就去睡覺了，因為我犯了安息日。」

季納問道：「那麼，窟窿還在麼？」

路冰說：「沒有，沒有。你想你祖母是這麼懶麼？她把牠修補的那樣好，你簡直找不出窟窿在那裏。」說着，他就小心地一處一處去檢查，後來大聲說：「你瞧，這就是，若是你要看看那會使你覺得穿着榮耀的修補工作，就來看這個吧。」

季納和爵克在背後從父親的肩膀上看過去，愛倫也扭轉身子去看他

自己的背後，愛倫很  
注意的看了花紋，說  
道：『我們有一條圍  
裙很像這樣的。我母  
親姓麥克桂哥，可是  
她有姓關伯爾的親  
屬。』

路冰聽了，就對  
愛倫更加有了新的  
趣味，他大聲道：『那  
麼，你真是一個蘇格蘭孩子麼？我以為你是一個英格蘭的孩子哩。』



圖五十五 路冰小心地檢查方格裙的老窟窿

愛倫回答說：『我住在倫敦，可是我母親的親屬全是蘇格蘭人，她愛蘇格蘭。這就是她送我到這兒來，和麥克倫愛裴住在一塊兒的一個緣因。』

路冰聽了，就說道：『啊呀！要是你有闕伯爾的親戚，你母親又姓麥克桂哥，那末，你大概就是老洛卜洛的後人，若是這樣，我們都是親屬了。你要知道，洛卜洛的洞穴離這兒不過幾哩，他躲在岩石間和洞穴裏過日子，就是在這一帶鄉村中，他把右手從有錢的人得來的錢，隨時用左手施給貧窮的人。噯，孩子，我們的老氏族現在雖是分散了，可是我們的血統關係仍然比水濃厚些，你的親屬很歡迎你來到他家！』

季納和爵克叫道：『他真是咱們的親屬麼？』

路冰就很慎重的說：『我並沒有絕對的說他一定是，可是我也沒有說他不是。闕伯爾家和麥克桂哥家在這裏同住，有兩百多年，愛倫既是兩家的

後人，難免毫無血統的關係。要是從前常有的氏族仍然存在的話，我們大概全是屬於同一氏族，這點我是毫無疑義的。」

愛倫說：『我很歡喜是這樣。』爵克這時因為添了一個新親屬，簡直是樂極了，就在地板上翻了一個筋斗來表示他的情感。當他們的高興稍微平了一平以後，愛倫就把他坐的杌子拉近路冰的膝邊說：『請告訴我一些關於洛卜洛的事情好不好，闕伯爾族兄？要是他是我的祖宗，我對於他的一切，就更應當多知道一點才對呀。』

雙生子也應聲說：『爸爸，你就說吧！』說着，把他們的杌子拉近他的那另一個膝邊。就是探摸，也感覺到很有興趣似的。牠坐在火爐旁邊，靠近路冰的面前，抬起頭來看他的臉，就像一字一句牠都懂似的。

路冰坐在那裏向着火想了一想道：『我只能把我祖父告訴我的話告

訴你們，他也是由祖父告訴他的，所以這話準沒有錯。最初洛卜洛也是一個最忠實的人，小心地保守着自己的產業，和別的紳士們一樣。他的莊地叫做克來格洛司敦，那地方好極了，所以他是很慶幸很滿足的。他善於販賣牛馬。他的鄰舍，孟却司公爵想擴大他自己的私產，就借錢給洛卜洛做買賣。有一個狡猾的流氓，叫做麥克多納，是洛卜洛的合夥人。他把洛卜洛所有的本錢都拐走了，把他一個人丟在那兒還債，他那兒賠償得起呀？於是公爵立刻逼着洛卜洛償還，結果竟把克來格洛司敦莊地奪去，併入他自己的莊地內。爭奈洛卜洛不是那種有忍耐心的人。倘若公爵並不那樣急遽的話，他很可以找着麥克多納，強逼他有錢賠錢，無錢償命。可是洛卜洛一樣也沒有做。他帶了他的族人，離鄉背井的在深山幽谷之中隱居，竟成爲鄉村間一個人人害怕的人物。』

季納問道：『他是一個好人麼？』她問時目不轉睛的望着她父親。

父親回答道：『恐怕他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種虔誠的人，也不是一個信徒。他固然永遠不忘記他的仇敵，但他也永遠不忘記別人的恩惠，而且凡是忠於他的人，他都待他們以忠誠。』

爵克問道：『假若他們對他不忠實，他又怎麼辦呢？』

路冰柔和的回答說：『他就使他們自己指望從前對他忠實。』

爵克又問道：『孟却司公爵爲什麼一定要把克來格洛司敦莊地奪去呢？他自己不是已經有了很大的莊地麼？』

路冰回答道：『唉，那有什麼關係呢？他越有土地，越想求得更多的土地，和別的地主一樣。因此他搶去克來格洛司敦，並且使洛卜洛惱恨一切富人。』

季納叫道：『這真如咱們的老地主對待咱們一樣啊！他也要把咱們的住家奪去哩！』

路冰就用他粗大而帶棕灰色的手握住他女兒放在他膝上的小手，說道：『女兒呀，這並不是完全一樣的，不過損害却是一樣。洛卜洛愛克來格洛司敦，並不比我們愛這座小灰屋勝過許多。』

愛倫問道：『那麼你們爲什麼一定要搬呢？』他的眼睛伴着興趣和同情心照射着。

路冰回答道：『孩子，你瞧，這就好像那隻住在馬槽裏的狗的故事似的。老地主自己既不種這塊地，可是也不讓我們種。』於是他把那租約不能繼續的情形，從頭至尾的說了一遍。等他說完了，愛倫就說：『但是你們離開這兒以後，去幹什麼事呢？』

路冰回答說：『我正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自己還不知道怎樣解決呢。』

爵克忽然跳起來，敲着他的杌子大叫道：『我告訴你吧，咱們爲什麼不和洛卜洛一樣住到山洞裏面去呢？要是沽榮泊全家和所有要放棄住家的人們，和咱們併在一塊兒結成一個團體，躲入山嶺中去，老地主即使派遣一切恩格司和克奈基來尋找我們，他們找遍了全世界也永遠找不着我們呀！』

路冰微笑着搖頭道：『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不！不！我們只得屈服的。不過有一件事，我是知道的，那就是我不可去向金若司的地主去找田地。人人都說他只把他的田地租給「國教」教徒，對於別的人他一概不租，但我決意不爲任何人犧牲我的宗教，縱然我被逼得漂流全世，我也不幹那種事！』

他看見孩子們垂頭喪氣的聽着，他又繼續說：『我看你們的臉上都現出滿腔的憂愁。提起精神來吧，把我祖父告訴我關於利芬湖的水牛的一段故事告訴你們，你們先把這段歌記在心中再說吧。那歌是：』闕伯爾的全族，來自快樂的利芬湖畔。』因為那湖的周圍，是闕伯爾族放牛的牧場。有一天，當我祖父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他正和別的幾個小孩子在那湖邊的牧場上玩耍着，忽然來了一隻很好看的沒有角的褐色小牝牛，雜在他們的牛羣中間。那隻牝牛躺在青草地上嚼着牠的食物，看去像是很馴良似的，小孩子們就在牠旁邊頑，一點也不害怕。他們用延命菊紮成一個花圈，套在牠的頸子上，然後又爬到牠背上去頑。牠把身體漸漸伸長出來，好讓他們都可上去，後來除了我祖父之外，所有的孩子們全都爬上去了。不料忽然之間，那牝牛站起來了，先用後腿站起，把那些孩子傾向前面來，再立起前腿，又把那些孩子傾

向後面去，可是一個也沒有掉下來。牠一起來之後，就直向那深湖中走去哩。那些孩子急的大聲吶喊，想跳下來，但是無論他們如何用力，他們都不能下來，竟給黏住了。我祖父驚得放聲高喊，跑過去用手想把他們從牛背上拉下來，可是他的一個指頭碰到了牛背！說出來恐怕你們都不會相信，那個指頭也黏在牛背上拉不下來了。由此他就明白那牝牛是一隻怪牛，把所有的孩子都給迷住了。祖父見他自己也要被牠拖下水裏去了，所以他立刻拔出一把小刀來，咬定牙根，一口氣把他的指頭割斷了，因此直到他死的那天，他都少了那個指頭。』

愛倫喘着氣問道：『其餘的小孩怎麼樣呢？』他的黑眼睛射出黑光像煤一般。

路冰說：『他們就坐在牛背上被拖下湖裏去了，湖水把他們全淹沒了，

於是他們就永遠不再看見，這就是故事的結尾。』

路冰講着故事的時候，黃昏已經漸漸轉成黑夜，火也快要熄滅了，牆角上的人影，被火爐裏的火光一閃一閃的照着，就像在那兒跳舞一般。季納很害怕的回頭看她的背後，在她的頸背上像是有冷水澆來似的。爵克的兩隻眼睛瞪得像門上的鐵環那麼圓。路冰看了，笑着說道：『好孩子是不怕什麼魔鬼的。你瞧，你們的眼睛幾乎凸出眶外來了。要是季納肯替我到屋子裏拿我的風笛出來，我就吹一段給你們聽聽，爵克，把火撥旺些，愛倫，你去翻一翻你的衣服，也許快乾了吧。』

於是孩子們各人跑去做各人的事情，不到一會兒的工夫，火也旺了，火焰直向烟筒裏衝上去，把那些陰沉的黑影都趕走了，一間黑暗的屋子頓時變得光亮起來，把人的精神都提起來了。路冰就把風笛的袋子夾在脇下，吹



圖六十 三個孩子齊舞

了兩個曲調，一叫『美麗的丘陵』一叫『從水上去看查理』最後又吹起高地人的跳舞音樂，於是那三個孩子，一齊跑到地板的中央，開始蘇格蘭的舞蹈。正當他們舞蹈得興高采烈的時候，忽然來了一陣敲門的聲音。於是大家一起停止，就如半夜跳舞會的鐘敲了十二下一般，路冰放下風笛去開門。進來的一個男人，手臂上挾着一個包袱，開口說：『麥克倫愛裴叫我送這些衣服來給少爺換，並且叫我接少爺回去。』說着，就把包袱遞給路冰。愛倫接過包袱去，謝了來人。就和爵克躲到『客廳』裏，換去了衣服，顯出捨不得的樣子，把那換下的短裙還給爵克。當他和路冰，季納握手作別的時候，他說道：『謝謝你們，使我過了一天很快樂的日子，明天再來拿我的衣服吧。』他說着，和他們在廚房門口分手。

爵克說：『請再過來頑耍。』

他走了以後，季納把那短裙摺起來，仍舊放到櫃子裏去。

路冰說：『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

爵克說：『他的兩套衣服，都一樣的好，可是他一點也不驕傲。』

季納道：『不知道他的父親做什麼事？』

爵克答道：『他從來沒有提過他父親，只說過母親。』這時爐架上的鐘

已經打了九下。

季納道：『天呵！看看時間吧，真不早了！爵克！趕緊去睡覺吧。』

## 六 兩個小發現者

那天晚上，爵克夢見許多水牛，和穿短裙的伙伴。等到第二天早上山特來的時候，他的腦海裏仍然縈迴着冒險的計劃。他對山特道：

『山特，你來，我們試一試找這條溪的源頭去。』

山特回答說：『我們的午餐又怎麼辦呢？我自己只帶了一塊麥餅，可是無論怎樣，也不夠我們兩個人吃呀。』

爵克說：『得啦吧！要是洛卜洛和他的族人能在山洞裏過一輩子，我想我們也能夠過一天呀。我們能捕魚，我們也許在那兒又可以找一些鳥卵哩。我一點也不怕。』

季納問道：『愛倫來了怎麼辦呢？』

爵克說：『要是他來的話，你就叫他沿着溪走上去，時時學黑頭鷗的叫三聲，這樣，我們雖然看不見他，也可以聽得見他。他果然沿着溪走上去的話，絕對沒有找不着我們的道理。』說完了，他就和山特一同出發。

季納把事情做完了以後，正在那兒躊躇着，不知如何獨自度過這麼長的日子，恰巧愛倫飛跑上



圖七十 愛倫把兒包打開

山，一直闖進廚房來了。他對季納道：『季納，你看我拿來的東西，愛裴替我包好了叫我拿來的。』說着，他就把一包東西砰的一聲向那廚房桌上一放，接着就把包兒打開。

季納一看，竟有一磅醃肉，三塊大餅，一打雞蛋。她就大叫道：『怎麼啦！你拿這許多東西來幹什麼？』她驚訝的把兩隻小手緊緊的握着。

愛倫道：『別忙，讓我來告訴你呀！爵克呢？』

季納回答說：『他和山特兩個人去找溪水發源的地方去了。他們說如果你也想去，要是找不着他們的話，只要時時學黑頭鷗的呼喚三聲，他們就會回答你。』

愛倫就問她道：『黑頭鷗是怎麼叫法？』

季納道：『我會！你連這個也不知道麼！』說着，她就皺緊她的嘴唇，「呼！

「呼呼！」的叫了三聲。

愛倫就解釋說：「你瞧，我們在倫敦那有這種鳥兒呢？除非是在萬牲園吧。但是我要問你：季納，你去不去呢？你平常正和男孩子一樣強健，不如和我同去吧！」

季納說：「好吧，我很想去。讓我找一隻籃子來把點心裝起來吧。」說着，她就把她父親用楊柳枝兒編成的一隻小籃子拿出來，把點心全裝在裏面，於是一同出發。

他們經過昨天埋魚骨的地方，和愛倫掉下水去的所在，直向那蓋滿了山谷的深密的松林中走進去。那和針一般的松葉，掉在地下積得很厚，上邊的松枝，被風吹的來回飄蕩，並發出「嗚嗚嗚」的聲音來，季納說：「這就像巨人呼吸似的。」他們越走入深林，就越覺得沉寂。只有潺潺的流水聲，樹枝

被風吹折或碰擊的響聲，和孤鳥的啼聲，來打破這樣寂寞的空氣。除了一些從頭頂上密佈着松針的空隙中射入的金黃色的太陽光點以外，那裏面又很是黑暗。

季納就用很低的聲音對愛倫說：『這裏好像很莊嚴肅靜似的，我從來沒有走進這樣深密的樹林裏面來過。』

愛倫說：『我不知道他們兩個人走到溪的那一邊去了。要是我們走錯了方向，那就永遠找不着他們呢。』

季納說：『我們就來打唿哨吧。』說着，她就皺着她的嘴唇，打了幾聲像黑頭鷗叫喚似的唿哨，可是沒有聽見回聲。

愛倫就說：『我恐怕他們聽不見，因為溪水流得太響的原故。而且那響聲好像越來越大似的。』

他們每走了幾步，就打唿哨一次，聽聽回音，一路爬過岩石和墮樹，盡力的靠近溪流。不久，他們來到一道美麗的瀑布下面，那瀑布是從岩石縫中流出來的，看去就像是從松枝頂上湧出來的一般。

季納見了，就大聲叫道：『啊呀！真妙啊！可是我們怎麼能夠上去呢？』

愛倫說：『我們一定要找一條路上去。』

季納說：『這地方很可以藏躲強盜和私獵的人。恩格司說，森林裏是滿藏着那種人哩。』說着，看看上面臨空突出的那些絕壁懸崖，覺得非常害怕。

愛倫笑着說：『我相信我們就會遇見一個私獵的人，和恩格司自己一樣容易的遇見他。可是我一點也不害怕，只要有你和我在一起就成了。』  
爵克對我說過，恩格司還很怕你哩。』

季納也笑着說：『要是在我自己的廚房裏，我當然是不怕他呀，可是現

在是在這深山茂林之中，就不一樣了。』

他們說話的時候，愛倫不住的向周圍探尋路徑，漸漸兒走近瀑布。後來忽然間他就不知去向了，把季納一個人撇在那寂寞的深林中，不到一會兒的工夫，又重新看見他在瀑布的後面，並且向着季納招手，要她跟他上去。

季納正在看着那突出在她頭頂的岩石的峭壁，她就大嚷道：『哎呀！我們只好長出兩個翅膀才能上去呀！否則我們籃中的雞子必要摔的粉碎哩。』愛倫并不回答，卻把身子一閃又閃入瀑布後面去了。季內緊緊追了上去，因此當他鑽入岩壁的一個洞穴時，她還能夠看見他的兩腿。那湧出瀑布的懸崖比下面的岩壁突出許多，所以她可以從水幕的後面走過去，而不至於弄濕衣服。

季納跟着她的領導者進入瀑布後面的這個神祕的洞穴以後，爬過一

條曾經被水流過而現在却已又乾又窄的溝渠。那溝渠裏面非常難爬，不但窄小，而且道路崎嶇不平，有些還要穿過狹小的石洞，人體幾乎不能擠過去，可是最後她看見愛倫的脚跟跳出了洞口，站在一塊突出的岩石邊上，就知道他們不久快要重見天日了。不到一會兒的工夫，愛倫的頭又出現在洞口，他的手伸下來盡力一拉，就把季納拉上去了，於是她也站在一個露天的岩棚上，舉目看看四周的景物。

她看見這樣好的景緻，簡直樂的無可形容，不禁大聲疾呼。他們所站的岩石，非常之高，從那兒可以看見樹杪，由樹杪上面一直可以把她自己所住的小屋子也能看得清清楚楚。瀑布從更高的一級岩面湧下來，成了他們一邊的屏障，而他們的另一邊，又有陡峭的絕壁聳立着。在這水屏和石壁中間有一個石洞，穿入穩固的大岩石中，有兩丈遠的光景。這個隱僻的地方，除了

由那石洞中的祕密階梯爬上去以外，再沒有別的道路可通。一個人在這樹林中遊蕩了幾年，未必會找到這個地方的。

季納大叫道：『這真是奇怪的所在！爵克必定喜歡此地。這石洞恐怕就是洛卜洛和他的部屬所住的地方。』愛倫很矜誇地答聲『是的，』他真高興，因為是他先找着的。

過了一會兒，愛倫就叫道：『我告訴你我們應該怎麼辦吧。我們把這籃子放在這個洞裏，等我們找着了他們兩個孩子以後，我們大夥兒全都上這兒來吃點心。』

於是他們就把那籃子藏在洞中的一個岩石架上，然後走下那崎嶇不平的石階，再到溪床上，曲曲折折地走出到瀑布的上邊來。他們很辛苦的前進，差不多走了一哩多路，還沒有看見兩個男孩的足跡，不免心中有點焦急



起來。這時候他們從那深林中看見一條裂縫，時時瞥見遠遠的藍天，過了一會兒的工夫，便來到一山間小湖的岸邊，這小湖在那岸上松樹的暗影當中閃閃發光，像一塊美麗的藍寶石一般。

在這小湖的遠方，有更高的紫色的山峯，插入雲霄，畫出一條破碎的輪廓。這時太陽差不多正在頭頂；湖裏的水平靜如鏡，可愛的湖畔映在水面上，十分明晰。在碧色的天空中，有一隻大鷹高高的盤旋飛翔。這樣美麗的景緻，這樣沉靜的地方，真能引人入勝。這兩個孩子站在湖水流入山溪的所在的岩石上，看了幾時。

季納對着愛倫附耳低聲說：『這莫非就是從前那水牛，也許是馬，出現的所在？』

愛倫只回答了一聲『唏？』他就立刻拉住季納的一隻手，把她拉到一

塊岩石的後邊，用手指着南方。只看見一隻很好看的鹿，從樹林裏跑出來。牠昂起牠那高貴的頭，呼吸着空氣，好像正在捉摸猜疑有人類來在附近似的。然後文雅地走到湖邊，低着頭飲水。牠的嘴脣剛靠近水面的時候，他們就聽見砰然一聲槍響，兩個人都嚇了一跳。

季納喘着氣說：『哎呀！偷獵的人來了！爵克和山特兩個人都上那兒去了呢？』說着，立刻把臉躲起來，恨不得自己縮得小小的，躲到石縫裏去，使別人看她不見。可是愛倫却從隱蔽岩石的樹叢中向外窺探，並且使勁的做着手勢叫季納也過去看。季納就用手足并行的爬到愛倫的旁邊。她要是不看，倒是無事，她這一看，簡直使她怒從中起，要不是愛倫使勁的把她拖住的話，她就想撞上前去。因為她看見那鹿已經打死了，躺在湖畔上，有一個男人手裏拿着一枝仍在冒着煙的槍，從樹林中追趕出來。那人就是恩格司哩！

季納驚異得一時不相信她自己的眼睛。他們這兩個小孩子俯伏在地，只見他從岸上一個祕密的樹叢子裏面，拉出一隻小船來了，他偷偷兒划到那隻死鹿躺着的地方，就趕緊把那鹿裝載上船。於是他又跑入森林去，隨後又見他拖了一串死兔子出來。他也一同裝載上船，於是自己也上船拿着雙槳，划過湖的對面去了。兩個小孩子屏着氣的看着他，見他卸載了那些野味，拖着那隻死鹿往樹林裏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又回來把那些兔兒也拖去了，把牠們藏放在同一神祕的地方以後，他才回到船上來。

季納急的暴躁起來，握着小拳低聲說：『這個老賊！他自己就是一個老獵賊！爲了這個原故，他總未捉着獵人將他送官，雖則他常常說是要捉獵人，可是從來不敢真的去捉啊！對了！對了！因爲這樣，所以那隻小兔子吃了我們園子裏的菜，爵克去捉牠時，他就那樣大驚小怪的恫嚇他。』

她握着愛倫，怒氣沖沖的拚命搖他，愛倫哈哈大笑地也搖着她說：『我又沒有恫嚇他，你這個烈性的小孩子，搖我幹嗎？』季納喃的回答說：『啊，我知道你沒有呀，愛倫，可是我現在捉不着他，真是氣極了，巴不得捉到什麼人來消氣才好。』愛倫問她道：『你知道那個老賊在這兒幹什麼？』他一定是把這些野味送到城市——



他搖命拚愛倫着季納喃 九十圖

格來司哥，愛登堡，也許是倫敦——去，由這上面就可以得着一筆大進款哩！怪不得他滿口瞎吹，要去恫嚇別人不敢到這樹林中來咧。」

季納呢喃的說：『我希望恩格司不會遇見那兩個男孩。爵克要是看見了他，一定情不自禁地罵他一場。也許那個老賊會開槍打他哩！』愛倫忽然說：『靜聽！』說着，他又打了一聲黑頭鷗的唿哨，然後等着回音。只聽見從他們不遠的地方回出聲音來，反把他們嚇了一跳。他們馬上向周圍一看，可是又看不見他們二人的踪跡。

季納低聲說：『也許真是一隻黑頭鷗在這附近叫哩。』話沒說完，就有一個小石子打在愛倫的帽子上，他順着石子來的方向看過去，就見兩個雀斑臉，從溪澗對邊的岩石後面露出來。他就立刻拉着季納指着那邊說：『他們在那兒哪，原來他們是從溪澗的別一邊上來的。』於是用手作了一個杯

形的圓圈，對着溪澗的對邊叫他們說：『你們看見他麼？』那兩個孩子都點頭。愛倫又說：『你們趕快由溪澗的那一邊回頭下去吧，我們都到瀑布那兒集合。要是你們先到，就在瀑布底下等我們。我們要給你們一些東西看。快些安靜點來吧，恐怕他不久也會從這條路來的。』

爵克和山特都點了頭，立刻就見了，季納和愛倫也立刻離了他們藏身的地方，趕緊跑下去，前往他們會合的地方。

## 七 結社

當季納和愛倫來到瀑布旁邊的時候，看見爵克和山特已經先在那兒。愛倫叫着說：『你們都上我這兒來吧。』那兩個孩子立刻沿着溪邊再向下跑，從凸出溪面的岩石上踏着跳過溪來，不到一會兒的工夫，就回到瀑布的下面來。

爵克問：『你們方才說有什麼東西給我們看呀？我希望是吃的東西才好。』爵克已經十分後悔，今天早上不該決定在樹林裏找食物。山特由家裏帶來的麥餅，他們早就分吃了，現在這四個孩子都餓的很厲害，也不管什麼恩格司和湖邊的冒險了。

愛倫很留神的看看周圍，然後才道：『你們都不要出聲，一起隨我來。』

說着就在瀑布底下不見了，季納立刻也跟他去。這時爵克和山特兩個人都弄得莫明其妙，也就和愛倫最初找到那洞中祕密的石階時季納所感覺的情形一樣，可是不久，他們也看見那個祕密的石洞，即刻就跟進去，穿過曲折的通道，來到岩石頂上。愛倫一面走出洞來，一面很驕傲的誇耀那個石窟道：『像這樣好的祕密所在，要是魯濱遜飄流在那海島的時候找着了，他不知要樂的像什麼似的？那他就可以不必去做什麼木柵和別的屏障物了。』

爵克就很堅決的聲言道：『我信這一定是洛卜洛藏身的地方！一定是他們所佔的石洞之一。』山特看見這個好地方，歡樂到極點，竟翻了一個筋斗，幾乎把季納都要撞倒，因為季納手臂上套着一隻籃子，正在走出洞來呢。

愛倫說：『要是我們的食物夠的話，我們就可以在這兒住一星期都沒有關係，簡直可以不必下山了。我們又有盛水的器皿，可以從瀑布的邊上去

取水。除了這個祕密的石階以外，又沒有別條路可以上來，而且這個祕密石階又很不容易被別人找着。我想再沒有別的所在比這兒更有趣的。』

山特這時也立起身來了，看見了籃子，就喜歡得發狂似的，因為季納已經打開了籃中



西東的中籃了開打納季 十二圖

的東西。他大聲狂呼說：『爵克，你來看吧！醃肉！雞蛋！麥餅！你瞧！多好吃呀！』爵克看見了，也喜歡的大聲吶喊。

愛倫說：『安靜些，也許恩格司會從這兒回來哩，他帶的有槍，可不是鬧着頑的。要是我們大家安安靜靜的在這兒躲着不出聲音，就可以安然無事，但是要像你們那樣大驚小怪的歡欣鼓舞，他一定要跟聲音追蹤過來的。』

他們安靜了一會兒，仔細的聽了一聽，可是除了潺潺的瀑布的流聲之外，並沒有聽見別的聲音。山特就哼着說：『嚇！他無論如何聽不見我們的聲音，因為流水的聲音這麼大，把一切的聲音都蓋過了。』

爵克摸摸他的空肚子，瞪住眼睛向那一籃食物看着，一面哀告說：『啊！讓我們吃東西吧！』

季納說：『現在還不能吃呀，這些東西要煮熟了才可以吃的，我們上那

兒找火呀？」

愛倫說：『要是我們這兒有燃料的話，我們可以在這石頭上生火，我這兒帶的有火柴。』

爵克說：『我們不如去找些乾松針和樹枝兒來燒，從那祕密的石階上搬上來。可是從那麼窄小的地洞，實在不容易搬上來。我們應當有一根長繩子，從岩石邊上吊下去把燃料拉上來，比什麼都快。』

愛倫說：『我們下次再帶繩子來吧！快點兒去！我這時真是餓的慌哩！』

三個男孩子立刻跑出下祕密的石階。他們去了以後，季納就找了幾塊石頭，砌成一個爐子似的圈兒，將鐵鍋放在上面。三個男孩一會兒就搬了不少的小樹枝來，再過一會兒，就在岩石上面生了火，聞到一種煎醃肉的香味。季納把雞蛋敲碎，放在醃肉炸出來的油中煎熬，男孩子們都盤着雙腿，圍坐

在火旁邊，睜圓了眼睛看着。

季納見了，就哈哈大笑說：『你們這樣看着，就像探摸守着那小兔兒的洞口似的，你們怎麼不會抓地狂叫呀！我真奇怪！』

最後，麥餅已經分給他們了，每塊裏面都夾着一塊醃肉和一個煎雞蛋，這一下的確沒有人說話。

山特吃完了三個雞蛋之後，就樂的躺在地下直打滾，把兩條腿亂搖亂幌。他對着愛倫說：『你沒有因



圖一十二 季納烹煮着男孩子圍坐在火旁邊看着

出癩疹而死亡，不錯過這種好食品，你心中不痛快麼？」愛倫這時嘴裏的東西太滿了，簡直沒法兒回答他的問題，只有哼哼而已。季納責備他道：「山特，別瞎說！你難道不信天堂比蘇格蘭更好更快樂麼？」山特很懷疑的接着道：「也許吧，可是我喜歡這兒，比那天使終日吹號彈琴可強的多。」

爵克就譏笑他道：「對了，對了！山特也許吹過號的，我情願住在這兒，比聽你吹號好的多哩！」山特還沒有想出如何回答他的時候，爵克又想起教會問答，接着說道：「你怎麼知道你是選民呢？山特，你如果不是選民，你就號也吹不成了，琴也彈不成了，也許會被丟在最熱的地方煎着，就像方才我們煎火腿一樣哩！」山特立刻辯護道：「爵克，我剛好和你一樣是選民哩。」

爵克這次可沒有準備回答他，季納就從旁插嘴叱責他們兩人道：「你們真不要臉！我疑心你們沒有一個能夠進入天堂，你們却在這裏瞎吹。」

爵克就問道：『恩格司那樣的人，死了要上那兒去呢？我並不關心做賊的人，是否有進天堂的機會，可是聖經上告訴我們說，醉漢和類似的人是永遠沒有機會的。』

季納莊重的說道：『那不是我們所能判斷的，但我却有我的意見。』愛倫當他們說話的時候，正在忙着吃東西，現在他才參加着說：『我倒不爲恩格司死後的



圖二十二 爵克和山特吵嘴

事操心。我所掛心的就是我們現在應當如何對付他。他的壞事只有我們四個人知道，我們還是永遠緘默呢，還是去告發呢？」

山特說：『我們去告發吧！』季納就奚落他說：『你到誰面前去告發呀？』

山特回答說：『那容易呀，去向地方官告發，或去告訴老地主，都可以的。』

季納說：『啊呀！像你這麼一個小孩子去隨隨便便的驚官動府，他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你的；況且他又是恩格司的朋友。再說老地主，他住在倫敦，你有什么法子能到他那兒去呢？』

山特被她這一問，問得目瞪口呆，無言可答，爵克却有一個很好的見解。於是他起立道：『讓我來告訴你們：我們應該怎麼辦。我們最好是結一個團體，就像當年洛卜洛一樣，我們專門和恩格司搗亂。可是我們永遠不要讓他知道我們是誰，讓他一天到晚跑來跑去，簡直沒有休息的時間。要是他知道

有人要跟他麻煩，他晚上連睡覺都睡不安寧哩。」

他這個建議，使得大家歡騰鼓舞。愛倫哈哈大笑說：『要是他知道季納也在裏面和他作對的話，我可以擔保他更會睡不安寧的。』

山特聽了，樂得兩腿亂搖，發狂似的大叫道：『妙啊！可是我們這個團體應當怎麼稱呼呢？』

愛倫說：『我們就叫做洛卜洛社好了。』

山特又喜歡得大吼說：『好好！真好！』

季納說：『我們既結一個社，一定要有一個社長。要是社長吩咐我們做什麼事，我們都要去做。這就是當年真正洛卜洛族的辦法，這是爸爸這麼說的。』

愛倫說：『這個社是爵克首先想到的，就舉他做社長吧。』

季納立刻反對道：『那不成！他是我的同胞弟弟，他要是當了社長，那我就有氣受了，你們知道麼？再說，如果他做了社長，那我星期六萬不能叫他做一件事了！好朋友們！千萬不要讓他做社長，除他之外誰做都行。』

爵克反駁她說：『也許是你自己想做社長吧。可是你只能夠在家裏操縱指揮呀！況且誰聽見過那一個社有女社長呢？』季納道：『愛倫可以做社長呀。』於是這們問題就算這樣解決了。

愛倫說：『你們如果要我做社長的話，那你們就得向我對天立誓，對我效忠。』爵克很懷疑的問：『什麼叫做對天盟誓呀？』季納嚇得打抖說：『愛倫，真的，你可別鬧着頑兒呀，千萬不可指着上帝的名字起誓呀。』

愛倫笑道：『我要你們所立的誓不是那種誓，不過要你們立誓絕對服從社長的指揮就是了。』他剛說完這話，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說：『在一個真

正的族社中，社員一律都是同族的人，可是現在，山特既不屬於闕伯爾族，又不屬於麥克桂哥族。所以在他未加入以前，我們先要歃血爲盟，認他爲把兄弟。』

山特問：『什麼叫做把兄弟？我們要怎麼做才行？』

愛倫說：『讓我指示你。』說着，就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小刀來，把他們三個人驚得連氣都不敢吸，他自己先手腕上用那小刀輕輕的割了一下，立刻把小刀交給爵克，吩咐他說：『你就照我的樣做吧。』爵克服從他的社長的話，也照樣做了，再把小刀交給季納，她也照樣割了。愛倫就說：『山特，現在該是你啦。』

山特最怕見血，他看見這般光景，嚇得那雀斑面略略變成了淡白，同時他緊閉着眼睛，用刀尖戰戰兢兢的輕輕兒刺了一下。於是愛倫就從每人手

腕上取了一點血，和山特的血混合起來。他一面把那些混合的血攪成血漿，一面對山特說：『山特，你現在跟着我說「我的脚站在我本鄉故土上，我的姓改爲麥克桂哥。」』山特恭敬的遵照辦理。這個重要的儀式完



圖三十二 愛倫主持敵血立盟的儀式

了以後，愛倫就正式宣佈伯特是該社的社員。

愛倫又叫季納，爵克，利山特，依次把各人的手，放在他的手底下，要他們承認，從今以後，無論對於社中什麼事情，都遵從社長的命令，絲毫不得反抗。

季納道：『可是你決不能叫我們做壞事，或是錯事。』

愛倫應允她道：『我決不會。』於是洛卜洛社就成立了。愛倫立刻吩咐說：『我們一定要有一種特別的記號，和「湖中女郎」中的阿爾濱社一般。』說着，他就擺出社長的架子，揮手指着樹林，對他們大聲說：『弟兄們，趕緊去到林中，摘些常青松樹的枝兒來，我們要插在帽子上做徽章，像那洛多瑞克都和他的部衆一般。啊！洛多瑞克，威阿爾濱都呵！』

兩個男孩子立刻奉命跑下石洞去了，只剩季納和愛倫兩個人在那兒看守山洞。



去洞石下跑命奉克爵和特山 四十二圖

## 八 獵賊

當這一切事情正在發生的時候，恩格司已經辦完了他的事務，渡過了小湖，沿着溪邊的道路，慢慢兒的預備踱回家去。當他走近瀑布時，他停住了脚步，聞了一聞空中的氣味，因為空氣中還留着一種方才煎醃肉的香味哩！

他獨自的高聲道：『這倒奇了！』說着，又聞了一聞，使得他的臉都氣紫了。他噴了一口氣道：『這是肉味！這班流氓的膽子真不小，竟敢在青天白日裏到這兒偷獵野獸！還敢在我鼻子底下公然煮野味！』其實并不在他鼻子底下，乃是在他上方很高的岩石上哩，而且也不是野味。

他便靜悄悄的爬上岩石，很仔細的察看形跡，口中噤哩咕嚕的說：『這班狡猾的流氓，我非把他立刻捉住不可。』可是不久，就被他看見從岩石頂

上冒出去一種灰藍色的烟，很稀微的在空中捲着。

他就咆哮道：『啊！你們這班強徒！現在也被我找着了！等我把你們捉住了，再教訓教訓你們，看你們再敢在你們地主親信的園丁面前逞顯你們的盜賊手段不敢！』說着，他就立刻開始察看四週的岩石，看看那些私獵者從什麼路徑爬上那塊大岩石去。

同時，爵克和山特已經找來了一些松樹小枝，正在路上走着要回洞去，忽然爵克拉住山特的手臂潛身躲在一塊大石頭の後邊。離開他們不到一百呎遠，站着恩格司正在注視上方岩石的頂端！幸虧他的背向着他們，而且他們的聲音又全被瀑布的聲音遮蓋了，不然他們絕對逃不出他的注意。他們立刻鑽到瀑布的後邊，潛入洞中，爬上祕密的石階，好像兩隻驚惶失措的小松鼠一般。過了一會兒，他們急急忙忙的爬進石洞，使得留在洞裏的愛倫



去洞石回逃特山和克爵 五十二圖

和季納嚇了一跳。

季納驚喊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爵克喘氣道：『怎麼回事呀！你聽！恩格司在山下，他看見我們燒火的煙！我們差點兒讓他看見了，可是我們都出其不意的逃回來了。』

社長吩咐說：『你們大家躲好了，不要讓他看見，把他交給我吧！』於是聽命的社員，一齊躲到石洞背後去了，愛倫一個人就像壁虎似的爬到岩石的邊上去，躺在那兒，從那屏障似的濃密的樹葉縫中，可以看見下方的舉動。那個園丁還在那兒爬着岩石，一路察看，正如愛倫後來所說的，『好像一隻迷路的狗，要想再找牠的原路。』

因為愛倫瞭望的地方遮掩得很好，所以他立刻就將其餘的社員，都叫出來和他在一塊兒。恩格司爬過岩石四面巡視的時候，料不到自己的一舉

一動，上面都有人注視着。他找不着上去的路徑，大失所望，於是決意要爬上一棵樹去觀察一番。他揀了一棵靠近石洞的大松樹，就開始望上爬。當他站在地下的時候，孩子們可以斷定恩格司不能看見他們，可是當他開始爬樹的時候，他們就急急忙忙的望石洞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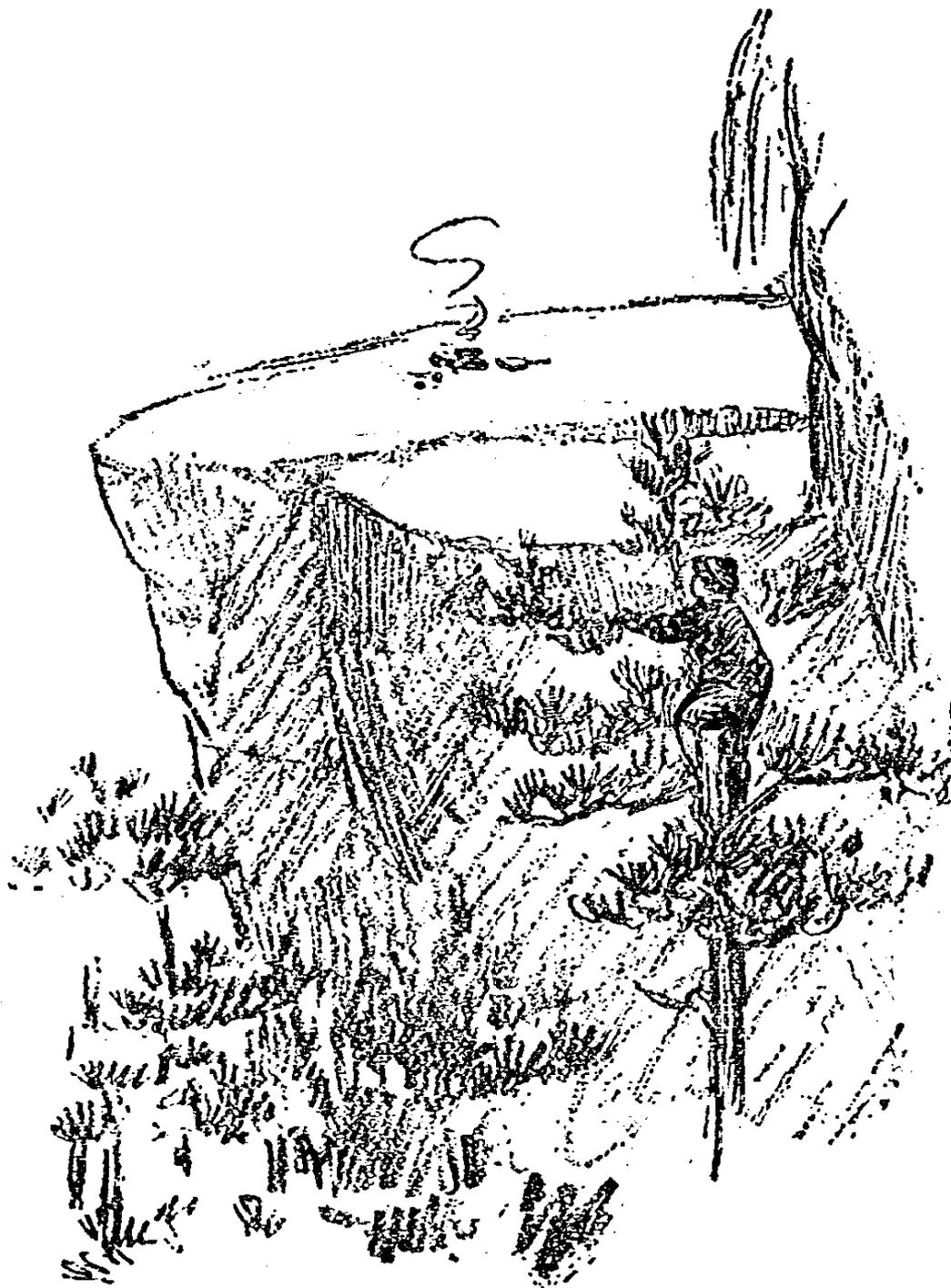
圖六十二 恩格司爬上大松樹

飛跑。

要知道一個胖子爬樹，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恩格司將爬上一半的時候，全身早已沾滿了松油，可是他還是不怕困難的往上爬，結果到了一個所在，從那兒他可以一直看見他們煮飯的石面，然而那個祕密的石洞完全藏在懸崖的一個突出部分的後邊，他一點也看不見。

恩格司看見了他所假定的岩石的全部，可是他看不見有一個人。他能看見的，不過是一口鐵鍋，火，和那些丟在地下的蛋壳，並且還有一塊季納剩下沒有煮的醃肉。他看見這些東西很清楚，但是那些獵賊顯然已經跑到樹林子裏面去，撇下了他們的空營地。那裏並沒有一個人；這是他覺得可以斷定的。

他自思道：『讓我來嚇唬嚇唬他們吧。要是他們能夠尋路上來，我也能。』



望瞭上樹在司格恩 七十二圖

我也要嘗嘗那腊的滋味，萬一他們回來找着我，也不妨事，我反正帶的有鎗，我吃點心的時候，決不讓別人隨便打攪的。」

於是他就像一隻肥貓似的溜下樹來，不顧死活的去察看路徑，這次却真被他如願以償的找着了。他就哈哈大笑的立刻跑進洞去，望上就爬。當他爬上三分之一，到了那最狹窄的溝槽的時候，他想盡力的擠過去，可是那兒太窄，隨便他怎麼的擠，也不能擠進去。他的鎗也擋住路，但他不能留在下面，因為獵賊們要是回來太快的話，那枝鎗會落到他們手中去。他費盡力氣都不能前進一步，而且生怕自己在擠進去的時候，碰到鎗機，無意中把自己打死，那才冤枉哩。他看看自己不能爬上去了，就決意下來；可是他又不能下來，這真把他急死了。他又着急又氣恨，世界之上，這時要再找一個像恩格司這樣惱怒的人，恐怕很難。一塊凸出的岩石衝着他的腹部，他就想盡力向後擠，

把背壓緊他後面那塊岩石，可是背後的皮又擦破了一塊。他這時把「謹慎」二字丟在腦後了，只痛得他直號，氣得他狂叫。他的聲音穿過石階，達到石洞，就像獅吼的回音似的。

這時候，那些孩子本來很安穩的躲在洞中，當他們聽見這種聲音的時候，起初還不知道是什麼聲音，因為他們當然看不見下面的情形，可是不久他們就知道絕對不是野獸的聲音，因為野獸是不會發誓的。

愛倫忍住笑聲道：『這是恩格司的聲音，他大概夾牢在祕密的石階上，因為太胖了，擠不過來哩！』說着，他就爬到岩石的邊緣上，一直向下看，可以看見恩格司的頭頂和他的鎗口。

愛倫雖是一個小孩子，却有鎮定的心胸。他即刻回去抓着那口小鐵鍋，急忙跑到瀑布旁邊，舀了一鍋水跑回來，對準了那倒霉的恩格司頭上直傾

下去。

那園丁受了這個新攻擊，更加心慌意亂。他豈不是親眼看見過那岩頂上是闕無一人的嗎？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他翻翻眼睛向上一看，可是也看不見一個人。他一生曾經聽見過許多巫婆和水牛的神話，聽見過妖怪害人，把人攝取上山，關在山洞中好幾年的故事；到這時候，他就認定這樣的運命已經臨到他的頭上。

他深信自己是被妖魔纏住了，嚇得他遍身痲痹，於是開始向着那些無形無聲的害人精哀訴。他呼籲着說：『請饒



去下傾水鍋一了箇倫愛 八十二圖

了我吧，我親愛的好小人兒呀！我永遠，永遠不敢再來冒犯你們了！』

在這個時候，愛倫只笑得遍身亂搖，他又倒了一鍋水下去，使恩格司加倍的拼命掙扎，把自己掙扎了出來，身上的皮刮破了不少。他們可以聽見他沒命的滾下洞中的石階去，一到下面的洞口，撒腿就跑，拼命逃到樹林中去，並且時常掉轉頭來看，神色非常倉皇。愛倫把兩隻手握成圓筒，放在嘴邊，向他作一個兇野的警告，像報凶信的女妖的號聲一般。

『恩格司！恩格司！把我那隻美鹿送還我，我的那隻住在湖旁的那隻鹿！』這聲音傳入他耳中的時候，他越發不要命的往前飛奔，他們可以聽得他橫衝直撞的穿過叢林，像是惡魔真正跟在他後面追趕他似的。等到聲音去遠了聽不見的時候，這洛卜洛社的全體社員，直樂得在石洞的地下打滾。過了一會兒，愛倫坐起來，擦擦他的眼睛道：『真有趣！恩格司讓我們這』

麼一愚弄，他也夠受了！我們起碼已經嚇得他少活一年，他以後再也不敢上這兒來干涉我們了。走吧，這是我們回家的時候了，可是明天我們一定要回到這兒來，把這個地方整理一下，弄得好好兒的，使得魯濱遜見了也要羨慕！』

於是他們很小心的把水倒在柴火的灰燼上，把摘來的松樹枝兒插在帽子上，跑下祕密的石階回家去了。

## 九 雨天

第二天早上，季納正在整理床鋪時，就聽見外面的唿哨聲，她知道社員已經出發了。她立刻跑到門口去一看，那三個男孩子一同走進來——爵克從園裏回來，他在那兒拔去馬鈴薯畦的莠草，愛倫和山特則從大路上來的。他們抬了一個大筐子來，山特又帶了一卷繩。

季納問道：『你們那大筐裏邊裝了些什麼？』

愛倫回答說：『裏面全是洞中所需用東西，這條繩子是預備由山上放下來吊東西用的。走吧，趕快走吧，看這天氣像要下雨似的，我們還有好些個事情要做，要去把石洞預備好，免得雨天不方便。』

爵克問道：『你上那兒找了那許多東西來呀？』他一面說，一面看看那

隻大筐子，高興極了，又不知裏面是什麼東西。

愛倫說：『啊，我只問愛裴要。她替我預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我母親告訴她：當我在這兒的時候，她要供應我的需要，要是我把食物



圖二十九 季納指著大筐子問

帶到樹林子去，她就不須在家裏煮好，因此對她既是便利，對我也很方便。」  
季納忽忽忙忙地收拾了幾件烹調的傢伙，幾分鐘以後，這四個孩子就動身了，帽子上都插了小松枝，作他們社裏的徽章，興高彩烈的抬着食物去了。這天的天氣非常陰沈，他們走過樹林將近瀑布的時候，看見林中暗淡無光。

山特大叫道：『要是真下雨，我們怎麼辦呢？大家坐在洞裏行動不得，並不是好事情呀。』

社長說：『我自自有主意，待會兒再說吧。』

他們到了瀑布面前的時候，愛倫吩咐爵克和山特去取柴料，季納在懸崖底下看守那筐食物，他自己帶着繩子飛也似的跑上祕密的石階。他從岩頂上丟下繩的一端來，季納接住縛在筐子的提手上。愛倫就把牠拉上去，把

裏面的東西全倒出來，再把筐子放下來好拉柴料上去，因為這時爵克和山特已經找了許多來了。

樹林裏越來越暗，他們個個人都很快的做事，而且這時他們聽見瀑布的流聲之上有隆隆的雷聲。當他們拉上六大筐的燃料以後，那雨點就很急的掉下來，於是全體社員爬上祕密的石階，躲在洞中避雨。愛倫每次把一筐柴料拉上來以後，就趕緊的堆在一塊兒，所以現在他們那兒已經有了一大堆很好的乾柴。

愛倫坐在柴堆上，吩咐山特說：『山特，你生火。』

山特說：『火會給雨淋滅的。』

愛倫說：『在洞裏生吧。』

季納叫道：『那末我們都會被煙燻死了。』

愛倫說：『先試試再說。我們不生火就沒有點心吃，因為我帶了乾粉布丁來哩。』

山特又嚷着說：『真有乾粉布丁嗎！』說着，用舌頭舐了嘴唇，高高興興的去生火。可幸風是由東邊吹過來的，所以他們並沒有十分的被煙燻着，不久，火燒旺了，在黑暗的山洞中發出熊熊的火燄。爵克跑到瀑布邊，舀了一鍋水來，過了一會兒，乾粉布丁已在鍋裏的沸水中上下跳動，男孩子們就很舒適很安穩的躲在他們藏身的洞中，一面看着松樹的枝桠在風中搖來蕩去，一面等着季納預備午餐。可是她只有一口小鍋，所以每次只能煮一樣東西，然而不久以後，席面已經擺齊了，他們全都餓的慌了，所以立刻狼吞虎嚥般的大吃起來，各種食品就像早上的露珠遇着太陽似的，一霎眼就吃了個精光。

山特吃到不能再吃的時候，就樂的滿地打滾，一直滾到火邊，道：『真妙啊！社長，我記得你說你有一個雨天的主意。』

愛倫道：『我自然有的呀，我要來念給你們聽。』說着，他就從口袋裏掏出一本小冊子來。

山特看看是一本書，很驚奇的道：『社長，那不是詩吧！你的用意一定不是那樣。』

愛倫說：『這不只是詩，這是講到羅多瑞客都和阿爾濱社在這些山上打鹿的故事。我知道你們一定愛聽的。』

山特嘆了一口氣，用手腕支着腦袋的坐在那兒，口裏說道：『你就念吧，社長，因為你是我們的社長，我除了服從以外，當然沒有別的辦法。』

季納道：『你念吧，讓我去洗乾淨這些碟子。』

爵克本來就歡喜念書，而不喜歡做事，所以他  
就說：『快念吧。』

愛倫開始道：『這是  
湖邊的女郎。』

山特就哼道：『啊！我  
本想要念些強盜和打  
仗這一類的事情哩，那知  
你竟講「女郎」和人家  
戀愛的事情呀！愛倫，我真  
想不到你也會這樣！』他



因爲不歡喜念書，就是大名鼎鼎的瓦爾特·司各脫，在他眼中看來，也不過和一個普通的人名一樣。愛倫不去理他，就開始念。當他念到『美麗的妙日，天下無雙』這一行時，山特就氣的鼻孔出氣，立刻被爵克輕輕兒踢了一腳。可是等愛倫念到：

『美麗的牡鹿在黃昏時飽飲之處，

正是那月姊蹈舞的慕南溪邊，』

這兩行的時候，山特就坐了起來，開始想到這被輕視的詩也許還有一些意思。季納這時已洗完了碟子，靠近火邊盤着兩腿坐着，用雙手托着下頷聽他念，愛倫正念到那隻牡鹿被獵人追趕上來，他念道：

『像戴了頂飾的將軍趾高而氣揚，

他舉起發光的前額向着天空；

一會兒低頭看着下層的山谷，

一會兒仰首吸着含穢的濁氣。」

她一聽了這段詩，就大聲喊叫說：『哎呀！那不就那天恩格司在湖邊打死的那隻鹿一樣麼？是不是呀，愛倫？』當愛倫念到下一節時，爵克也插嘴說：『半瓦里崎山莫非就是從我們屋子往南看得見的那座高山。』

山特問：『那些獵人到底捉住了那隻鹿沒有呀？』其餘的人也大叫說：『把故事念完再說吧。』愛倫借着那搖動的火光一直往下念，他們全都聚精會神的聽得津津有味，忽然陽光從西邊射進石洞來了，把東邊黑暗的洞角，照得很亮，他們方才知道天時已經不早，雨也已經停了。

季納道：『我們應該回家了，太陽快要落山，爸爸和探摸也許又濕又餓的早就回去啦，家裏又沒有一點兒熱羹預備着。』

於是他們就把剩下的東西包裹起來，小心的放在筐裏，安放在洞角裏柴堆的後面，又很謹慎的撲滅了每個火星，這才小心的走過濕的石階達到平地。

當他們準備回家的時候，爵克忽然說了一聲『聽吧！』因為老遠的地方發出了狗的狂吠，所以他們都停住脚步靜聽。

季納斷定道：『這是探摸的聲音。也許他又在追什麼東西。要不是一隻兔兒，就是別的東西，也許他找着了一個黃鼠狼的巢穴哩。』於是四個人一齊穿過樹林，望着發聲音的方向直衝過去。他們已經度過一段這樣愉快的時間，所以一時沒有想到恩格司，但當他們來到樹林邊上的時候，恰巧看見他站在一棵大樹背後，手中拿着鎗對着那座灰色的小屋哩！他們大家立刻停住了他們飛奔的脚步，躲入樹叢。他們能夠看見探摸來在樹林和園子中

間的曠野上，一邊狂吠，一邊拼命的抓地。

爵克附着愛倫的耳朵低聲說：『一定是探摸追兔兒，絕對沒有一點問題。』這時他已經和愛倫兩個人爬到一棵大松樹底下去了。他又接着說：『那就是牠上次追那隻小兔兒的原地方。要是那個老賊敢打死我的探摸，——我——我——就要——』爵克對於這個罪犯，一時竟想不起處罰他的方法，要是愛倫不拉住他的衣服的話，依着他的脾氣，他早就要直衝出去，跟在狗的後面了。爵克還想掙脫跑過去，他說：『你讓我去吧！你讓我去吧！我告訴你，他若敢用鎗打死我的狗……』

正在這時，一條棕色的閃光從菜園子的牆頭出現，而探摸就飛也似的追過去，一面就和瘋了似的狂吠。爵克呢呢喃喃的說：『牠捉住了！牠捉住了！那是一隻兔子哩！』他大喜過望，歡欣鼓舞起來，可是愛倫還是抓住他的衣

服，他還是目不轉睛的看着那條狗，可是沒有注意恩格司。等到探摸跑到兔子面前，咬着兔子的時候，他就大聲喊叫說：『好老狗呀！好探摸呀！』話沒說完，就有一顆子彈飛了過來，那狗痛的狂叫，嘴裏的兔兒也掉下了，懸着一條腿，用三條腿跑回家去了。

恩格司立刻從他躲藏



摸探了住園子孩個四 一十三圖

的地方跑出來，跳過溪去，衝上山坡，向着那座小屋奔過去，拾起那隻死兔兒，仍舊跑回林中去了。這些孩子看着他逃走，等他跑得不見了，他們就都從他們藏身的樹林跑出來，擁上山坡，向着那小灰屋跑過去。

他們看見探摸坐在門前的石階上，一面舐着腳爪，一面發出號聲。四個孩子立刻把牠圍住了，就像四個獸醫一般，急急想去解除牠的痛苦。爵克跑去取水替牠洗腿，因為腿上有一部分的肉，已經被鎗彈撕裂了。季納跑去在衣櫃裏找裏布，愛倫拿起牠受傷的腿，看看有沒有打斷了的骨頭，山特毫無辦法的摸摸牠的尾巴，噤哩咕嚕的說：『好狗呀！好探摸呀！』由於他們共同調治的結果，牠的傷痕已洗乾淨了，用一塊布包着，等到路冰回家時，探摸躺在火爐旁邊，愛倫跪在牠面前，從鍋裏舀了羹來，餵給牠吃。

路冰瞪着眼睛聽他們報告探摸受傷的情形。他昨天已聽見過恩格司

打死一隻牡鹿的事，所以現在聽了恩格司這種不良的行爲，並不覺得驚訝。當愛倫站起來說，『明天我們洛卜洛社就要開始使恩格司活不長久』時，路冰的批評是，『是的，孩子，給他的繩要是夠多了，他自己就會上吊的。』這時，愛倫瞪圓了黑眼睛，很了解他的用意似的答道：『我們定要使他得到這種繩哩。』』

## 十 追踪

愛倫和山特那天下午很晚才離開那座小灰屋，一同沿河走向村莊去。到了橋邊，他們就要分手了，愛倫給山特一個最後的命令，那是關於他第二天的任務問題。他必定要注視着恩格司的在村莊北面的住屋，要注意他明天出發的時候，是往什麼方向去的，因為他每天要在樹林中去巡視一週。

格倫凱恩的田產，地面非常之大，並不是恩格司一天可以走遍的，甚至一個星期都走不完。他以前兩天的一切行動，洛卜洛社員們盡都知道，他們心想也許明天他會換一換方向的。可是他們不敢算定他就是這麼做，所以吩咐山特特別留神他的行止，好給他們一個確實的報告。因此，第二天早晨，山特坐在離恩格司住宅不遠的濠溝石上，外面看去好像是在削東西和打

呼嘯，其實他在那  
兒聚精會神的瞭  
望着恩格司的住  
宅，幾乎一點小動  
靜，他都要注意的。  
他坐在那兒等了  
不久，就看見恩格  
司肩上背了鎗，離  
開他的屋子跑到  
樹林中去了。真被  
他們料着，他今天



西東削裝假上石溝濠在坐特山 二十三圖

去的地方，和前兩天所走的方向完全相反。

山特等他走得看不見的時候，就趕緊跑到橋邊來，那就是頭一天發命令的所在，在那兒會着了愛倫，於是兩人趕快跑到灰色小屋裏去。他們到了那兒的時候，壁上的鐘剛敲九點，季納早上的工作已經做完了，正在用藍粉筆在火爐上塗，那就是她收拾廚房最後的工作。

愛倫說：『走吧，我現在有了一個新計劃，要是我們要實行的話，那我們就趕快動身吧。季納，你給我一些藍粉筆，我們也許有用處。所有食物，我都預備得很多，所以你們不必再拿什麼別的東西。』

季納說：『我也跟你去。』說着，再把火爐擦了一擦，馬上把帽子戴上。過了一會兒，洛卜洛社員一齊出發，把探摸留在家裏養傷，牠坐在門口的石階上，眼巴巴的看着他們去，露出悲傷的形狀。

他們把點心藏

在洞中，遵照愛倫的  
指揮，一齊跑到那山  
上的湖邊去，那是恩  
格司前天打死那隻  
鹿的所在，他們都集  
合在那兒，靜聽愛倫  
的新計劃。

愛倫開始道：

『我對於這計劃已  
經想了一番，我想有



圖三十三 他們集合在那兒靜聽愛倫的新計劃

兩件事情是很確定的。第一，恩格司一定有一個貯藏野味的地方，把他所獵來的野獸，都放在裏面；第二，他一定還另有一人幫助他。那人跑到山裏來，把他的野味拿下山去，到了一個地點，用船裝往城裏去賣。我們現在要把那個藏匿的地方找出來。」

季納問道：『我們找到了以後，又該怎麼辦呢？』

愛倫回答說：『這就是我要用藍粉筆的時候了，我要讓他知道我們已經到過那兒！』

山特就很擔心的問他說：『你可千萬不要寫上你的名字？要不然，他下次就會用鎗打我們哩！』

季納說：『啊，山特，你真是一個大傻瓜。』爵克也跟着說：『你也該想想我們的社長呀，你這個傻子，趕緊閉了你的嘴吧。社長并不是你腦子裏所想

的那麼一個糊裏糊塗的人哩！』

山特被他們說得閉口無言，愛倫就接着說：『當恩格司載着那隻鹿渡過湖的時候，他恰恰在那死松樹的旁邊上岸，因為我當時很注意的看着他，我猜想他藏放那隻死鹿的地方離那兒一定不遠，因為他回來得那麼快哩。我們現在就坐他的船過去，也許可以找着那個地方。』

季納有生以來沒有坐過船，她一聽了就很着急的說：『哎呀！你們知道駕船的方法麼？』

愛倫說：『我會划船，也會游泳，可是我告訴你，要是誰在船中來回的跑呀跳呀，那他就會如被水牛迷攝一般，一沉到湖底下去的！』

山特說：『我也會划船呀。』

季納至此後悔，今天不該跟他們來，可是她又不願意當那些男孩子的

面示弱，所以她就說：『得啦吧！誰怕那個呀！』他們找着了船以後，她是第一個上船的人。

恩格司深信他的船是沒有人能找得着的，因為船被樹叢遮蓋的非常嚴密，所以甚至連槳都沒有收藏。不久船就開行了，爵克執着舵，山特坐在船底上，季納坐在船頭上，一雙手緊緊扶住船邊，連話都不敢說，愛倫就搖槳。湖水很平靜，他們毫無危險的到了湖的對岸。不過有兩次愛倫的槳出了岔子，濺得爵克滿身有水，還有山特跳上岸的時候，弄得一雙鞋子裝滿了水。他們把船藏在枯松底下，用一塊大石把船下碇，於是大夥兒很小心地走進樹林。

他們現在所到的地方，是山上很荒僻的一部分，好像自有世界以來，沒有別人到過似的。

季納靠緊了爵克走，低聲說道：『你瞧，多麼冷靜啊。』他們循着一條小徑進入林中，那條小徑像是野獸到湖邊喝水所走的路一樣。他們就順着這個蹤跡走過去，一直走到看不清楚的地方，愛倫就集合全體社員，開一個臨時會議。

他說：『我們可再往前走幾步，若找不着那地方的形跡，我們不如回去，因為在這種荒林中，是容易迷路的。幸虧今天有太陽，所以我們知道現在是向東走的。等到我們回來的時候，務必要背着太陽走，大概就可以走回湖邊來。若是我們彼此走散了，就要記着打唿哨。』

他們重復潛步而行，穿入樹林，再走了幾丈遠，就來到一片廣大的空地，向東沿山側傾斜而下。於是他們就在那兒停步。

季納說：『我們離船已很遠了。』

愛倫說：『可不是麼，我正在躊躇：我們要不要再往前走。我們不必穿過這塊空地，而且我也找不出恩格司的貯藏所的蹤跡來。可是我們現在一定離那地方不遠，我的確有點兒捨不得放棄。』說着，他便向四面很留神的察看，忽然忍氣叫喊道：『看那兒！』於是全體社員都興高采烈的驚問道：『在那兒？』

愛倫說：『你們看見那一大堆的岩石麼？』說着，就指着遠在這塊墾地之外的樹林裏邊。

爵克說：『對了，可是那兒周圍都有岩石呀。我看那些岩石和其餘的石頭，沒有什麼分別。』

愛倫說：『也許如此，可是我看見那兒好像有一個獵人藏身所的屋角，從那塊大圓石的後面露出，我想，我們不如繞着這塊空地跑過去看一看。』

山特問道：『我們大夥兒都去麼？』他很希望社長說『不要。』

愛倫回答他說：『你就在這兒候着吧。』——這使他大大的放寬了心，

——『季納，你跟我們稍微走遠些。那末你和山特可以避開別人的視線，在那兒看守着。要是你們看見有人來了，你們還是站在原來的地方，打起唿哨招呼。爵克和我將要沿着這塊墾地走過去，把那幾堆岩石看個明白。』

山特就在原處蹲下在鳳尾草的中間，季納再走過二三百步也停住了脚步，同時愛倫和爵克躡手躡腳的向着他們的目標前進，他們拐了一個大灣，從北邊——而不從西邊——來到了岩石堆的所在。當他們走近岩石堆的時候，他們一看，才知愛倫猜對了。那裏的確有一個蔭庇處，建造在一塊懸空突出的岩石下面，被那些形成一種屏障的松樹枝遮掩得幾乎看不出來。兩個孩子一步一步的爬近去，走了幾步就停一會兒，去察看這地方的附近

有沒有人的蹤跡。  
 最後他們走進了  
 粗陋的營棚。那蔭  
 庇處幾乎只是岩  
 石堆之下的一個  
 山洞，可是裏面一  
 個黑暗的地方似  
 乎有人生過火，有  
 幾口鍋子放在四  
 周，在一角上又有  
 一堆常青的樹枝，



圖三十四 愛倫用藍粉筆在岩石上題字

用硝製好了的鹿皮遮蓋着。在相近的岩石上，還鋪着一張很新鮮的獸皮，預備硝製。

爵克低聲道：『這就是那個地方了。鹿皮還在那兒呢。現在你預備怎麼辦呢？』愛倫並沒有回答，立刻偷偷摸摸的從一岩石堆的後方鑽進那個祕密的營棚，在一塊大岩石的下側，用藍粉筆寫着很大的字說：

『恩格司，獵賊，

你的罪惡已經找出你了！

\* R. R. C. 』

\* R. R. C. 是洛卜洛社的暗號。

他寫完了就趕緊爬出來，爵克也跟着他，拼命向着季納躲藏的地方跑去。季納見他們去了很久，那地方又太孤寂了，所以她倒有些害怕起來，一面

怕他們在恩格司的巢穴內遇見他，一面又怕有妖魔鬼怪來纏繞他們。

正在這時，忽然有一隻兔兒豎着兩隻耳朵跑向她面前來，一見了她，就立刻溜跑了。樹上的葉子在她頭上發出寂寞的聲音，後來她又看見一件漆黑的東西在岩石堆的遠處的樹林中行動着，她立刻打起唿哨來，那唿哨聲又清楚又響亮。

愛倫和爵克聽見了這唿哨聲，立刻躲到叢林背後去。那在樹林中行動的黑東西，好像也聽見，跳躍而前，向那岩石堆跑了過來，一邊不住的狂吠。季納知道了那是一隻狗的時候，她仍未減少她擔驚的心，因為一隻在冷靜地方看守的狗，差不多和一隻狼一樣的危險。尤其可怕的，就是離那狗不遠的後面，走出一個人，肩上背了鎗。又見那隻狗在岩石堆的四周不住的嗅，並且發出深沈的怒號，好像聞着野獸的氣味似的跑了開去，這時簡直使她的心

臟幾乎停住了。

季納急得搓着手，自己尋思道：『牠一定是在追躡着愛倫和爵克。啊，我該怎麼辦呢？』那個人以爲這隻狗聞着什麼野獸的氣味，一定要跟牠去的。』所以她立刻撒腿跑回山特的地方來。她低聲說：『快來吧，那隻狗在嗅他們哩；我們必須趕緊回到船上去，把船預備好，讓他們好跳上來。簡直連一刻工夫都不可耽誤了。』她一面說，一面從山特身邊跑過去，山特跟着她飛奔過來。

季納所聽見，看見的一切，爵克和愛倫都聽見看見，他們即刻拚命的穿林急跑，且從回答的唿哨聲中，知道季納和山特是向着停船的地方跑去了。這時那人已經走進他那祕密的地方，看見那岩石上用藍粉筆寫的字，他驚奇到極點，還以爲是眼睛發花哩。他停留在那兒並不長久。他立刻知道

這個祕密的所在，已經被一個敵人找着了，而且那隻狗是在追躡他。他跳下岩石堆，穿過墾地，把鎗拿在手裏，跑向湖邊去。爵克和愛倫深知他們不能比狗先跑到湖邊的上岸處，於是他們轉變方向，略向北邊拐一個小灣，他們心想這樣一來，比較的機會可以躲避，同時可以打唿哨叫山特和季納把船划到比較隱僻的地方去。

他們這樣一閃避，那狗就嗅不到他們的氣味了，牠向地下聞了一下，找出季納和山特的蹤跡來。牠就大聲狂叫，穿過樹叢，跳到停船的地方來了，這時正是山特從岸邊把船推開的時候，季納坐在船頭上。那狗因被騙走了牠的捕獲品，在岸上來回的跑，對着那船所在的方向瘋狂似的亂叫。

季納只急得發狂似的大聲喊叫說：『天呀！他們兩個人上那兒去了呢？』這時他們兩個人提心吊膽地逗留著，不敢離開這地方。到了後來，從離

岸不遠的地方，送來了一聲唿哨，他們才知道愛倫和爵克兩個人都平安無事。山特隨即拼命的划着槳，直划到唿哨聲所從來的地方。愛倫和爵克兩個人驚惶的面孔從草叢中鑽了出來，再過一會兒，他們便都跳上船來，幾乎把船都踏翻了。愛倫抓着一把槳，他和山特一同把船划到一個灣曲的後面。他們由這兒躲上岸去，避在樹叢背後，直到後來看見那男人出現在原先停船的所在，很精細的向湖裏察看一番，然後走回樹林中去，并且呼着那



圖三十五 愛倫和爵克從草叢中鑽出來

狗跟他同去。可是他們還是不敢亂動，因為他們還不知道他回到營棚去呢，還是在樹林中搜尋他們的蹤跡。

他們在那兒等了好些時候，再沒有看見那男人的蹤影，到了後來他們聽見鎗聲和狗吠都從很遠的山下發出來，方才覺得安全。那男人顯然已向別的方向去找尋那闖入的仇人了，所以愛倫即刻發出命令向湖的對岸進發。他們繞岸而行，時常小心的探視着，最後到了湖的對岸。這時候，飽受虛驚的社員們，才換過一口氣來，無不慶幸自己能夠平安地來到自己的地方，因此他們的精神也都振作起來了。

爵克告訴他們以愛倫在那岩石上所寫的文字，愛倫這時自然是非常的高興，於是又拿出藍粉筆來，在那湖邊的岩石上寫着：『恩格司，園丁兼獵賊，在此處打死一隻鹿。』又在那停放小船的岩石上寫着洛卜洛社的暗號

『R. R. C.』

愛倫誇獎自己的藝術道：『你瞧，這麼一來，就會使他瞎猜，而且還會使他吃驚。』

『我們第二步又該怎麼辦呢？』

季納立刻說道：『把他的船藏起來。』

愛倫叫道：『妙極了！』

爵克問道：『藏在什麼地方呢？』

山特說：『我真餓得慌，我們可以先吃嗎？』

社長正色道：『事情不辦完不能吃，因為我們再沒有機會能打聽恩格司和那另一男人的所在了。若不利用現在的機會，恐怕永遠沒有機會了！』

爵克又問道：『可是我們到底把這船藏在那兒呢？』

季納把眼睛一轉，嚷道：『讓我來告訴你們，我們可先把牠送到溪裏，然後再浮下到石洞！』

這的確是一個絕妙的方法，季納的聰敏實在出人頭地，所以個個社員的眼光，一齊集中在她身上，佩服她的見識高超。湖水由一角流入小溪，在口子上有許多鬆散的石頭擋住，所以在這兒的水流得很急，而在下面的水，却流得緩一點，一直流到瀑布上去。這溪水只在鱒魚喜歡藏身的地方比較深些，但在任何處所都不是可以划船的。溪裏的石頭都露近水面，即使只有一個人，在船上划，恐怕也會擱淺的；但是不載人的船，也許可以順利地浮到石洞上邊的岩石近旁去。所以全體社員都站在湖畔的岩岸上，慎重的商量這個問題。

山特懷疑說：『我們怎麼樣指揮牠呢？』

季納不假思索的說：『在船的末端，有一根繩子，要是船擱了淺，我們可以用棒撬牠過去。』

愛倫叫道：『來吧，咱們就動手。』於是四個惡作劇的淘氣孩子，就都跑回湖邊，把那船拖出了水外，放在岸上。愛倫拖船頭，爵克推船尾，季納和山特各在船邊幫助，大家齊心費了不少的力，終於把船拖到急流以下的一個地方，在那兒他們才敢把船放下水去。

愛倫說：『我來拿住繩子，山特，你拿一把槳到溪的對邊去，要是牠擱淺在那邊的話，你就可以在那邊推牠走。』

山特問道：『我怎麼過溪去呢？』

這的確是一個難題，可是愛倫有了一個法子。他說：『你跳上船去吧，我們把船推過去，好在這兒沒有石頭露近水面。你可以用槳撐牠過溪去，我就

在這邊拿住繩子。」

山特立刻跳上船去，水裏雖有一些渦漩，但是那船終於行近對岸的岸邊。於是山特跳上岸去，手裏拿着那把槳。這是一個循溪而下的興奮的旅程，因為那船一會兒撞着石頭，一會兒被墮樹擋住，他



圖三十六 三個男孩子順水放船

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隻船弄到瀑布上邊，拖出水外來。

季納又想出一個主意道：『要是我們有繩子，我們可以把牠拖到懸崖的邊緣，再在石洞前面把牠放下去。』山特聽了，立刻跑下岩石，再拐了灣，爬下祕密的石階，直到洞口。他打了一聲唿哨以後，就有三個頭從那懸崖頂端露出來。

山特說：『我把繩子扔上來，你們把船放下時，我就在這兒穩住牠。』

愛倫叫道：『你扔吧。』山特試驗了幾次以後，只見那條繩子飛也似的扔上懸崖去，立刻就將船縛緊了。於是上面三個孩子，把腳踏穩了岩石，用船頭上縛着的繩子和他們自己的繩子，慢慢兒的把船放下去，同時山特在下面守住。隨後他們把繩子的頭兒也扔下來，再過一會兒，四個歡欣鼓舞的社友竟把那隻船拖到洞裏去了！他們就坐在船裏吃午餐。他們在這一天找着

恩格司獵賊的巢穴，又掠來他的船，真是歡樂得發狂似的，不知不覺太陽已經西落，警告他們時間已不早了，他們這才動身回家去。

## 十一 洛卜洛社與恩格司

從此以後是洛卜洛社繼續冒險行動的時期，也就是恩格司繼續遭遇惡運的時期。自從他充當格倫凱恩的園丁以來，沒有受過這樣的愚弄。樹林中每一棵樹都似乎附了惡魔。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好像有一種魔力跟着他，他的一舉一動，都被那魔力探聽的清清楚楚。要是他打死了野獸，就有人把事實替他宣佈出來，那個地方也有藍粉筆替他做了記號。不但那樣，並且在他每次私獵所經過的地方，都畫有箭頭指示着，有的是這樣題着：『從這兒到山谷中去的路上，恩格司打死了一隻鹿。』像這一類的文字，常有題在附近的岩石上。且在別些岩石上又有這類嚴厲的問句出現：『你那隻牡鹿賣了多少錢？』此外還有類似的問句，問他所找到銷售野味的最好的市。

場在那兒。他一天到晚爲了找尋和消滅這些宣佈他的罪狀的記號，忙的不得了，並且害得他無心去按例巡視和私獵。可是這樣仍然沒有一點效力，因爲他頭一天把那些記號擦去了，第二天又會重新替他寫上，和以前的一樣。不但這樣，他還常常聽見一種鬼哭神號的聲音，即使他在森林中遼遠的堡砦內也可以聽到。如果他冒險走到瀑布的附近，他絕對可以聽見這種聲音，所以他不敢再上那兒去，好像那兒住着什麼瘟神一般。

有一天下午，時間很晚，他打死了兩隻野兔，藏在岩崖下面，打算第二天早上帶過湖去，可是等他去拿的時候，牠們全都不翼而飛了，並且在放野兔的地方的上面岩石上用藍粉筆寫着：『六月十二日恩格司打死兩隻野兔藏在此處之紀念碑。』

當恩格司看見這塊碑文的時候，嚇得他簡直連頭髮尖都豎起來，到了

後來他又發現他的船已經失蹤，他更加嚇得心慌意亂。他在湖邊的每一塊岩石後邊和每一處偏僻的地方，都尋遍了。爲了這件事，費了好幾天的工夫，等到第二次去巡視時，又把他嚇的要命，因爲他搜尋時所發生的一切



圖三十七 恩格司看見碑文

事故，又已確切地記載在岩石上面，末尾都簽署着神祕的 R. R. C.

他們幹這類的事情，不知費了多少的心機，下了多大的決心，冒了多大的危險，不過我們可以相信，這些品性無論在闕伯爾族或麥克桂哥族的任何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至於山特，因為做了他們的把兄弟，對於各種職務也已忠實執行了。他成了一個精明的偵探，敏捷的獵犬，每天把恩格司的行動發現出來，到社裏報告給足智多謀的社長。

依照愛倫的建議，社裏的格言定爲：『咱們必須機警，』而他們的確是機警。他們甚至時常變更方法，一天和一天不同，因此每逢恩格司覺得自己發現有了搗亂分子的端倪，而且知道他們並不是妖魔，而實在是人的時候，他們又用了新方法去打攪他，使他又像大海撈針似的無從摸索。

有一次，洛卜洛社差不多給了恩格司一個禮拜的寬容，沒有和他搗亂，

因此他擦去了許多記號，沒有找着新的記號時，開始放了心，以為難關已過，那裏知道突然有許多封箭書，掉在他的脚前，請他上瀑布那邊去。這些弓箭差不多費了社員們一個禮拜的工夫才做出來，這樣才有這次箭書的舉動。同時他們的生活過得舒服極了，整天吃的是鱒魚，而且洞中貯藏的食物非常豐富和齊備，全由愛倫繼續的供給。他們甚至漸漸知道昔日洛卜洛和他

的從者實在可靠林中的食物養生。因為瀑布底下的深潭是一個奇怪的魚窟，而且他們自己若是要去私獵的話，附近的小野獸也很豐富。

在一個紅字的日子，他們把恩格司所打死的那隻野兔燒熟了吃，又把馬鈴薯放在火灰裏煨熟了吃。他們每天都有新鮮的冒險事情，而且這種戶外的野生活對於愛倫非常適宜，他那瘦瘦的面頰漸漸兒的胖起來了，而且射出紅潤的強健的色澤，不久竟和爵克的身體一樣強壯健康了。

這是一件古怪的事：愛倫在肉體和精神上所獲得的東西，似乎就是恩格司同時所損失的東西。他被這些意外的遭遇弄得茫然不知所措，他的那雙圓大的眼睛也充滿了驚惶萬狀的神態。山特常見他走路的時候，老是回頭來看，好像有什麼人跟在後面一般，連他在村街上行走時，都是這樣。

他不敢離開那片樹林，生怕別人在他以前發現那些可怕的藍色警告，同時他又怕走到裏面去。他在這兩難的境地中提心吊膽，因此一天恐慌



圖三十八 愛倫竟和爵克一樣強壯了

一天，煩惱一天。在六月底的時候，他比以前已經輕了十磅，同時他私獵的野獸所得的進款，也減少了很多。到了七月的中旬，他的形色非常憔悴，別人也漸漸評論

他的面貌了。他好像沒有別的方法可以



圖三十九  
憔悴的恩格司

擺脫這種麻煩，只有扯謊，於是謠言傳遍村莊，說樹林中如何有鬼，如何可怕。婦女們嚇得不敢讓她們的孩子到樹林中去，恐怕他們要被水牛背去，或被妖怪攝去，並且盛傳有一批特別兇狠的獵賊，常常來擾害地方，把野獸帶走了，財產搶走了，連蹤跡都找不着。恩格司說，他曾經爲了追蹤這班亡命

之徒費去不少的時間，他知道他們起碼有二十個，從來不知他們的來蹤去跡。

由於恩格司的那隻船失蹤得非常神祕，村民的興奮達到了極點，大家議論紛紛的想組織武裝隊，去保護那些樹林，驅除那班匪徒。恩格司本人却反對這個計劃，這使他們更覺得驚奇，可是因為他是地主的園丁，有權有勢，所以這件事也就作為罷論。可是使得恩格司害怕的，是這些謠言和事件不久以後都已切切實實的紀錄在離他住家不遠的岩石上，從此他知道自己住家的門口，也已被那神祕而機警的魔力所及到。於是他的飯量也減少了。當他晚上上床睡覺的時候，若是那些社員能夠跟到他家裏來，就可見他在睡覺以前，用燈各處照照，怕有人躲在他的床鋪底下，那麼他們的歡樂，可就不知要到什麼田地了。

他所說的荒誕故事傳播出去之後，別人簡直不敢走近樹林來，這更使得那些孩子可以自由行動，不必顧慮他人來和他們找整扭。在這樣無憂無慮的環境中，他們過了幾個星期，不料後來社內忽然起了變故。

在七月末尾的一天早上，愛倫正從路上走向那小灰屋來的時候，他近來常常到這兒來，已經非常熟習了，他的臉上表現着一種很不快樂的樣子。山特也和他一塊兒來了，也現出不樂的樣子，好像送殯似的。爵克和季納看見他們來了，大聲狂呼的歡迎他們，探摸的傷雖然沒有十分好，也用三條腿跑下山坡去迎接他們。牠縱然是這樣歡樂的狂叫着，他們臉上的愁容還是沒有消除。

季納從山坡頂端向下大叫道：『你們出了岔子呀？你們臉上的煩惱真和兩隻母鷄遇見暴風雨那麼悽慘呢！』

山特回答說：『別提啦，真糟糕。』於是季納和爵克一齊跑下山坡來聽不好的消息。他們在河邊見了面，山特就急忙大聲高叫道：『你猜怎麼啦？愛倫要回家去哩！他母親要他回去！』他們一看愛倫那副愁悶的面容，就把這個令人恐怖的消息證實了，於是大家一齊變成愁容滿面的人。全體社員坐在地下，坐成一圈來討論這件事。

爵克建議道：『假若你要求你母親讓你再在這兒停留的話，你想你母親會允許你嗎？』

愛倫非常憂愁的回答說：『她不會答應的，她要我立刻回去，而且我今天下午就得動身。我由這兒先坐車到海口，從水道到格拉司哥，晚上就在那兒住宿，明天早上就到倫敦。』

爵克說：『呀！那你可以看見世界上許多地方了，我希望我也能和你一

塊兒去。』

愛倫說：『我希望你們全都跟我去。』

季納說：『我們將要出遠門了，恐怕走的地方，比我們想走的還多哩；等到我們把這座小屋子退了租以後，那時我們恐怕要走遍天下了。』她說到這裏，就看看山坡上的那座灰色小屋子，眼眶裏面盛滿着眼淚。

山特就似有魂無魄的說：『這是我們洛卜洛社宣告末日的日期了。』

愛倫說：『啊！不必那麼喪志吧！事情並沒有你們所感覺的那麼壞呀，我深信我明年夏天一定要再來的。我相信我母親會讓我來，因為她會看見我在這兒得了許多好處。你們看：我一天到晚的爬山呀，鑽洞呀，和追恩格司呀，已經使我的胳膊和鐵鑄一般的結實了。她看見我的時候，簡直要不認得我哩。』他一面說，一面伸出一隻胳膊來。

季納說：『我們要是下次能夠和你見面的話，恐怕我們不會認識你了。』  
愛倫強作笑容說：『噯！你們當然會認識我的！我將要在頭上照樣的插上松樹枝，嘴裏照原學黑頭鷗的叫聲，那你們就可以知道是我了。』

爵克說：『你明年夏天再來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到那時我們不能夠在這兒看見你了！我們的租約十月滿期，誰也不知道我們以後要往那兒去！我們必得要搬走，好讓老地主多騰出一些地方來豢養野獸給恩格司去打獵。』他講完了，覺得心中有說不出的苦處。

這幅淒慘的情景，像是沒法兒解除，所以全體社員鴉雀無聲的坐了一會兒，愛倫總想找些安慰的話，來安慰他們，可是一時竟想不出來。最後他才嚷道：『讓我來告訴你們吧。縱然我們彼此不能見面，可是我們的社仍舊可以存在。我們要記住，我們依然還是歃血結拜的把兄弟。』

季納也勉強歡喜道：『而且記住你是我們的社長。』

山特道：『我們可否再回到我們的山洞中一趟呢？』

愛倫說：『到一點鐘我就要在橋邊和他們集合。我已經和愛裴說了再會啦，她正在收拾我的行李和預備點心，這樣，我到了那兒的時候，一點事情也不須做了，只要坐上車就算完事。現在幾點鐘？』

季納急忙飛跑上山坡，到了屋裏去看了一下，立刻從門口大聲告訴他們道：『十點鐘。』

愛倫叫道：『那麼，弟兄們，來吧！』於是他們四個人一齊動身，飛一般的跑過去，只是他們的神情並不歡樂罷了。

他們到了洞中以後，爵克就說：『我們將來不要再上這兒來了，所以我們不如把所有的東西都帶回去。』

愛倫說：『呀，也許意外的事偶然發生，你們仍可住在格倫伊西哩。你們絕對不能預料的。你們只要把這些碟子和鍋子拿走就完了，這些柴料留在這兒，要是明年夏天我們再到這裏來，我們就有現成的柴料可以烹煮鱒魚吃哩。』

季納問道：『那隻船我們又該怎麼辦呢？』這到是件困難的事，可是他們的社長，仍和平常一樣，立刻就有了辦法。他說：『只有一個辦法。這隻船要是放在這裏日曬夜露就要壞了，不如從懸崖上用繩子吊下去，放在潭水中。那麼恩格司將來找着了船的話，他就十分相信他是被鬼迷了，他對於這個瀑布，就更發發生懼怕的心了！』

時間已經很短了，所以他們趕緊工作，不到一個小時，那隻船已經浮在魚潭中，牢固的繫在岸上一棵松樹上。他們把碟子和鍋子收拾起來，放在藍

子裏面，用繩子從懸崖上吊下來。各項事情都辦完了以後，愛倫拿出藍粉筆來，在石洞的壁上畫了一枝松樹枝兒，又在旁邊寫上洛卜洛社的暗號 R. R. C.

於是四個孩子爬下祕密的石階，覺得要對一個最親愛的朋友永遠告別一般，心中非常難受。等到他們回到那座小屋的時候，就把那隻籃子放在廚房裏，全體社員就陪愛倫走到橋邊去，只見車子已經在那兒等着他。

愛倫說了幾聲再會，又和每人握了手，立刻跳上車去，等車上了大路的時候，他還站起來，拿着插松枝的帽子在空中不住的搖幌，並且學着黑頭鷗的叫聲一路打着呼嘯。

等他的車子拐了灣看不見的時候，山特就大聲道：『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們再也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社長來。』要是季納和爵克覺得能夠說話

時，他們一定會接着  
他的話頭說下去。這  
時候，山特把他那頂  
伯爵式的帽子拉下  
來遮住了眼睛，一雙

手插在褲袋裏，垂頭喪氣的走回家中去了，留下季納和爵克兩人在那兒，同  
樣寂寞無聊的回到山坡上那座灰色小屋去了。



十四圖  
去家回走的氣喪頭垂特山

## 十二 新聞

這一星期的其餘幾天，對寂寞無聊的雙生子。至少似乎有一個月之久。自然，山特常常來看他們，可是和社長在這兒的時候大不相同，從前那種遊戲的滋味現在好像過去了，社裏對於恩格司的追逐，也沒有繼續進行。

季納道：『他現在可以隨便去打野獸了。老地主總算倒了霉，可是誰又管得着那些閒事呢？只要他不來捉弄探摸，不來吵擾我們就好了，其餘的事對我都沒有關係。』

他們的父親每天忙着做事，心裏又時時想到他們全家將來如何安置的問題，所以他對於他們處罰恩格司的事情，並不留心，而且他對於那種事情也不明瞭。他只用心的打算着他的羊羣的最好市場，和他的田園的最多

收穫，希望將來要離開這兒的時候，能將自己用不着的東西多賣些錢。自從夏天來了以後，他的常帶笑容的臉，漸漸兒的變成愁容了，他的風笛也很少去喚醒山中的回聲，逢到下雨的黃昏，他吹弄風笛的時候，他那吹出來的聲調也和他自己煩悶的心思一樣，激烈而悲切。

恩格司的晴雨表現在又上昇了。他看見自己再沒有什麼看不見的仇敵來捉弄了，他的衰退的自信力就回復過來，愛倫離開那兒以後只有一二個星期，就有許多怪誕的故事傳到村莊裏來，說他怎樣單人獨手的在樹林中驅逐了強徒和劫賊。

有一天傍晚，他對着一羣在村莊上閒逛的人宣佈說：『我已經把我的船也找着了。那隻船所在的地方真古怪，簡直不是人手所安放的！牠來在瀑布底下，——你們要是相信我的話——一點也沒有損壞，且和以前一樣的』



口誇人間羣一對司格恩 一十四圖

結實。我告訴你們，無論什麼人，要是容易受驚，不如不往那一帶樹林中去，不然的話，就會有一種小人兒把他攝去，關在山洞裏。有一次我覺得自己也被攝去，可是我有辦法對付他們。我非常鎮定，他們也知道我不怕，就把我放開。所以一個園丁確實不容易當哩！必定要一個又勇敢又有機謀的人，使那成羣的獵賊知道不是好惹的。他們現在都跑開了，都給我趕走了。我費了整整的一個夏天，才把這件事辦成功。」

在下一個禮拜日，山特把這些話向着季納和爵克傳述的時候，爵克就對季納呢喃的說道：『愛倫要是在這兒的話，他願意聽見這個麼？』但在這一個星期日的第二天，學校裏就開了學，因為先生的病已經好了。這倒是雙生子最樂意知道的新聞，因為所有蘇格蘭的小孩子，都愛上學，所以第二天晴和的早上，他們兩個人，都上村莊去上學，帶了一個小錫桶，裝了幾塊麥餅，和

幾個煮熟的雞蛋，預備正午當點心吃。

自從這時起，日子過的快極了，他們既要在家裏照應屋子，又要預備功課，每天又要上村莊去，來回要跑十哩路，所以就沒有工夫去顧慮將來要離開本地的日子了。

在八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雙生子由村莊上帶了一個很重要的新聞，急忙忙的跑了五哩路回家。他們跑回家去從來沒有像這一次那麼快，可是他們到了家裏的時候，他們的父親還沒有回家，——雖然是比平常晚了一點。他們跑到屋後的牛欄去，只見他們的父親在遠方穿過原野而來。他走得很慢，低下了頭，彷彿是疲乏而懊喪的樣子，探摸跟在他旁邊，似乎也是垂頭喪氣的。雙生子大喊一聲，跑過原野去迎接他們。爵克先跑到，跑得直喘氣，一時說不出話來。

他們的父親看看這  
個，又看看那個，很驚奇的  
問他們說：『親愛的孩子  
們，你們幹嗎呀？』

季納喘着氣先說道：  
『爸爸，有一件你絕對猜  
不着的新聞，讓我來告訴  
您吧。老地主已經死了。』

路冰一聽見這話，驚  
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  
話來。



圖二十四 季納和克爵爭向父親報告消息

爵克對於傳述這個消息的榮譽也要分沾一些，所以大聲叫着說：『真的，他是確確鑿鑿的死了。』

季納又道：『啊，爸爸，您不樂嗎？現在我們不須離開這座可愛的小屋和格倫凱恩了。』

路冰慢慢的回答道：『這一層我倒不敢這樣斷定。』他這時才從驚訝中恢復過來，並且接着說：『也許新地主比舊地主更壞哩。我對於任何人的死，都不認爲可喜的事。我的孩子啊，死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可是上帝的旨意要這樣做。我說這話並不是去替死人悲悼。』

季納道：『我們到村莊上去買一點肉時，看見一大羣人圍在郵政局門口。這個消息就是郵政局長告訴我們的。克奈基和恩格司的帽子上都戴了孝，兩個人都垂頭喪氣的，就像探摸挨了罵一般。』

路冰正色道：『他們戴孝都是有原因的，不是因為老地主死了，却是因為對於他們的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哩。唉，這就是他們戴孝的原故呀。』說着就很懷疑似的搖着頭，心中默想着不如藉此來教訓自己的兒女一番。他又接着道：『你們要細察那全德的人和正直的人，因為那種人的結局是平安的。』

季納覺得很不明白的問他道：『您這話對於老地主有什麼關係呢？』路冰回答道：『也許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這是一句很有價值的格言，我們應當終身記住。』

季納大叫說：『我希望恩格司也能記着這句話才好。』

爵克接着說：『克奈基也是一樣呀。』

路冰說：『你們在村莊上還聽到別的事情沒有？』季納就說：『我們在

那兒還——」爵克搶着說：「你已經報了老地主的死信，這要讓我說哩。爸爸，我告訴您吧，村莊中還有關於新地主的種種消息呢。據說新地主是一個很小的孩子，還不過四歲哩。他不是老地主的兒子，而是他的堂兄弟之類。並且有人說他身體孱弱，帶有病容，不能久於人世。」

季納插嘴說：「山特的母親也在村莊上，和我們同



圖三十四 山特的母親和妻子的雙生子

走到橋邊，她聽說這個承繼人是一個年青的人，住在愛登堡，和老地主是不相識的，因為老地主並沒有近親。這消息，她是從牧師的妻子那兒聽來的，所以一定是真的。」

路冰說：「克奈基說了什麼話沒有？他應當比別人知道得更詳細呀。老地主活着的時候，他是他的管事者，老地主的意旨都由他執行。現在老地主死了，他對老地主的遺囑，也應當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

季納說：「山特的母親說他守口如瓶，到處不肯吐露一句，好像他比別人知道得着實更多似的。」

爵克接上說：「但是她還說她相信這裏面還有許多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不過他絕對不開口，要使別人認為他知道而不肯告訴外人。」

季納又接着說：「山特的母親由村裏把所有的新聞都得來了。她告訴

我們說，恩格司說是希望這個新地主是愛打獵的，並且能賞識他保存野獸和驅逐獵賊的工作。他說，他一個人做了十個人的事，希望新地主來到的時候，大家能夠把他的功勞告訴他！』

路冰聽了這話以後，也忍不住笑了，至於季納和爵克更是大聲而笑。兩個孩子和他們的父親的憂愁不覺飛到雲霄以外，很高興地走回家去。不論是誰來做新地主，要解決這裏的地產，實現新地主的意旨，都需相當的時間，在這時候他們自然可以繼續留居他們的老家。此外，他們還可以希望自此後絕對不要搬走。

那天晚上，季納把新收穫的馬鈴薯和一點火腿，煮了當晚餐，來慶賀他們能暫時安居的好消息。吃完了晚餐以後，路冰拿出他的風笛，吹奏着蘇格蘭的籃鐘。季納一面按着拍子在廚房中踏着，一面嘴裏低吟着歌詞說：

『請告高地孩子上那兒去了？』

他已拿了旗幟去幹高貴事業，

我心希望他能平安住在家中。』

她唱着歌的時候，心裏又惦記着愛倫。等到季納和爵克都安睡了以後，路冰就把客廳裏桌子上放着的那本波恩斯的詩集拿出來念，可是季納在未睡以前，看他獨自坐在寂寞的燭光之下，大聲念着『客脫爾的星期六之夜。』

## 十三 新地主

老地主去世的消息，是禮拜五那天傳到村莊的，所以在星期日那天，禮拜堂裏坐滿了人，連一個空位子都沒有，因為人人都想打聽最後的消息，那種消息對於本地的每個人，都有很大的關係。在村莊上沒有報紙，每星期的新聞，都是在做完禮拜以後，由大家口中傳述出來的，因為他們每逢做完了禮拜，都彼此閒談。在平常的日子，各種新聞就在村中郵政局的櫃檯邊傳述出來，那個郵局是附設在一家鋪子裏面的。

闕伯爾全家老早就坐在禮拜堂的座位上，雙生子坐在那兒，只見別家的人慢慢兒的走上禮拜堂的走廊，坐到各人的座位上去。山特從禮拜堂的另一端，很不合禮的向他們霎眼示意，可是他母親私下撞了他一下，警戒他

守規矩，所以他就不敢再向同社的社員傳遞祕密消息。

禮拜堂中充滿着一種期待的空氣，似乎影響到在座的各個人。就是牧師也好像心中有些特別的事情一般，至於克奈基呢，也是非常莊重的樣子，後來山特說他『彷彿和死人一般。』同時恩格司的舉止更像一個最憂傷的孝子似的。

他在禮拜堂外的院子裏，對大家宣佈說，老地主的喪儀的一切細節，他全知道得非常詳細。可是這喪事是頭一天在倫敦舉行的，他怎麼能在這麼短的時間，知道這麼詳細，這裏面的奧妙實在成了一個千古的懸案。

可是傳出重要的消息的，應當是克奈基，這是大家認為無疑的。做完禮拜之後，他站在門前的台階上對沽榮泊道：『安得烈，你們的租約似乎可以延長下去。我新近得來的消息，說是新地主就要到堡寨來，帶了他的律師和

別的人來踏勘地產。麥克倫愛裴正在預備一次盛筵呢。」

沽榮泊夫

人這時站在她丈夫的身旁，她本是一個勇敢的婦人，要是有了機會，就會問到老地主本身



見意表發的開公人夫泊榮沽 四十四圖

的問題。她聽了克奈基的話，就說：『那麼，那承繼人就是那個時常害病的小孩子嗎？不是那個住在愛登堡的青年人嗎？』

克奈基露出很莊嚴的樣子，把她揮到旁邊去，一面走下台階，一面只說：『他並不是一個愛登堡人，』却不說明他是一個男人，女人，或是小孩子來。聚集在他周圍，想聽一些確實消息的人們，當他走開的時候，都在他的背後現出惱恨的樣子，這時沽榮泊夫人就公開的發表她的意見道：『對這一層，他自己也不見得很知道。假如他知道的話，他一定隱藏不住，漸漸會吐露出來的。』

山特的母親是一個很有眼力的婦人。就是山特也時常趕不上她呢。

下一個星期中，全村莊的人都心神不定的期望着更多的消息，到了星期六，才有一個新聞像野火似的傳到市鎮上，說是新地主已經和他的隨從

在頭一天晚上到了堡寨。

山特把這消息傳到路冰家裏來說：『他們說，新地主帶了三大車的人和行李，昨天晚上才到格倫凱恩哩。據說，堡寨中的爐灶，自從上星期得到消息以後，就沒有停過火！我媽說麥克倫愛裴正在備辦食品，好像約瑟在埃及預備七個荒年的糧食一般。』

爵克插嘴說：『妙極了！我恨不得愛倫能在這兒！那末我們就能帶許多東西到我們洞中去吃。』

山特因為跑了三哩多路，所以不能一口氣把這個消息全說完。他又喘了一口氣道：『可是這還不是全部的新聞，我還有好些沒說完哩。』

季納焦急得跳起來大叫道：『山特，還有什麼？快說吧，趕快把一切的新聞說出來吧！』

山特就破口說道：『沒有愛倫，你們也可得到一些好東西吃，讓我來告訴你們吧，不久在堡寨中將有一個盛大的宴會，無論什麼人都被請去赴宴的！在村莊上已經出了一個告白，說是日期就在星期一下午五點鐘。他們說是麥克倫愛裴已經預備了好幾十隻雞鴨和一大桶的馬鈴薯。我真不明白那麼一個瘦弱的新地主，能夠辦得這麼多的事情。』

季納叫道：『若是他像他們說的那麼一個小孩子，那末，關於格倫凱恩的一切事情，大概都要聽他母親的指揮了。她也許不會像老地主那樣喜歡打獵吧。』

山特道：『這倒很難說！有的人說是女人有時比男人更壞哩。』

季納急忙道：『你別信他們的瞎說，』說完了，又似有意的加了一句道：『尤其是她們作了母親以後。』

第二天是星期日，禮拜堂中會集的羣衆極其興奮，很難遵守安息日的禮節。山特一見有人進來，就回頭望，心想也許新地主和他的母親也會到禮拜堂來，甚至於大人們也時常往旁邊看，可是至終沒有看見一個面生的人，所以大家料想承繼人的母親或者是屬於國教會的。山特的母親說她常常聽說在上流社會中，女子較男子在宗教上更熱心。路冰記起了金若司地主的故事，但是並沒有說出一句話。

在由禮拜堂回家的路上，季納和爵克注意到堡寨的一切煙囪都冒煙出來。現在是秋天了，正像季納所說，堡寨中多日沒有人居住，裏面一定有濕氣，他們應當替牠烘一烘，況且新地主又小又常有病，必定要暖些才好。

在長期的夏季中所關心的問題，現在已經到了緊急關頭了。如果要依照老地主的意旨，把所有的佃戶退租，使格倫凱恩變成一個大養牲園的話，

那麼辦理這件事的時候也就快到了，所以大家對於堡寨的宴會都在希望和恐怖交織的心理中期待着。

因為星期一每人都要去赴宴會，所以家家戶戶都在亂轟轟地預備一切。季納一早就把她父親的黑衣服拿出來，刷了個乾乾淨淨，在正午的時候，把他們三個人星期日穿的禮服，都放在客廳的椅子上。到了四點鐘的時候，他們都上了往堡寨去的路。依爵克的意思三點鐘就要動身，却被季納阻住。她說：『太去早了是不大雅觀的，人家就會笑你貪吃，況且你先到了又不能先吃的。』

在那一天，無論是誰見了季納，都會說她長的真好看，因為她既不戴上她『星期六的面孔，』她的鬢髮又不知不覺的披在她的頭上，她那光亮的髮絲被風吹得敷在她前額上，露在插着松枝的帽子底下。她那桃紅色的雙

顯，電光似的雙目，看去十分康健和活潑。路冰見了這麼一對令人可愛的兒女，自己覺得很榮耀。他心裏說：『這是一對活潑可愛的好孩子。我但願他們的母親能夠看見他們！』

他們走下河邊的大路，看見路旁的秋色已經開始出現，到了橋邊，遇見沽榮泊一家人，穿着頂好的衣服，也是前去赴宴的。山特把臉擦得像玻璃瓶子那麼亮，松樹枝也在他帽子上插着，被風吹得昂昂然擺着。在每一個岔的支路上，他們總會和同去赴席的別人相遇，參加同行，等到走近堡寨大門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大羣從村莊上來的人們來到那兒。每個人都帶着緊張的神情，因為大家的命運都還懸在空中。因為他們享用住屋的權利要聽新地主來定奪，所以他的意思和心向對於他們的生活發生絕大的關係，因此他們急於要去見他，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沽榮泊的臉色十分愁

悶。他對人生本是有些悲觀的，目前的環境當然更要使他發生憂慮了。

他對路冰說：『要是新地主真是年紀很小的一個孩子，如我們所得的傳聞那樣，那麼他自己根本就沒有一點判斷的能力，必定要依賴那班代他負責的人。克奈基不會放鬆他的權柄，而且他要對付的既然只有一個多病的孤兒和一個衰弱的寡婦，他自然會把他們玩弄在他掌握之中，像一束羊毛似的。我想克奈基的權柄比以前更要大了。』

沽榮泊的妻子像說哲理一般的說道：『是呀，而且我們要是跳了一下，我想也只有從火裏跳到鍋裏罷了。』

當大隊格倫凱恩的佃戶循着通入堡寨門戶的車道前進的時候，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發表了許多不同的意見。他們大多數的人，從來沒有到過花園的圍牆以內，所以他們興致勃勃的東張西望，看着未經修飾而長滿蔓

草的車道，以及佈滿羊齒和石南的草地。可見這地方已經荒蕪了不少的年數。

這是九月下旬暖和的一天，展佈在堡寨的牆垣上的常春藤雖然着了一點紅色，空氣却很柔和，既有秋令的煙霧，又有蜜蜂的音樂。

克奈基比從前更像一對火鉗似的和牧師夫婦一同站在台上，恩格司趾高氣揚的站在人羣外邊，當有人進來的時候，他就把他們領到門前去。當大家一齊聚集在台前的時候，牧師走到台階舉起手來，台前的人衆立時肅靜無聲，於是牧師對大眾道：

『老太君要我對你們大家說，她和新地主要在這裏和你們見面，然後再導引你們上大客廳去聚餐。他們想要親自認識你們，你們走上台階的時候，我在這兒逐一介紹。』

牧師講完了之後，每人臉上都顯出一種驚訝的神色。他們心想這個地主也不知是什麼態度？爲什麼他一到田場上來，就要認識這許多男男女女的佃戶？大家正在屏氣凝神的時候，只見堡寨的門戶打開了，有一批人站在門裏。過了一會兒，只見一個高大強健的貴婦人走出大門，站在台上，她的一隻手輕輕的搭在和她差不多高的一個黑頭髮的強壯孩子的肩頭上。那孩子穿着短褂，肩上披着一塊闊伯爾的方格披肩，一條松枝插在格倫哥瑞式的帽子上，很高興的點着頭。



五十四圖  
倫愛的主地新了做

爵克大聲道：『天呀！那是愛倫哩！』他驚訝得幾乎頭暈眼花，他的雙膝

幾乎支持不住，同時季納的一雙眼睛射出光芒，緊握着她父親的手，因為她發現格倫凱恩的新地主竟是愛倫的時候，也是驚惶失措了。其實這時候，沒有一人不覺得奇怪，因為在夏天的時候有許多佃戶都已經認識他，喜歡他，但是都只當『他是和麥克倫愛裴住在一塊兒的一個孩子。』

他們大家仍然看着大門發呆，心中疑惑着『那個瘦弱的小孩子，不能久於人世的，』怎麼還不出來，這時候那位慈祥的婦人，仍是一手搭在愛倫的肩頭上站着，開始對大眾說道：

『我想你們有許多人已經認識格倫凱恩的新地主的名字是麥克瑞愛倫，』她說話時，露着笑容，顯出和藹可親的態度。『他曾經在這兒和你們在一起度過一個夏季，十分喜愛這一帶的高原，可是那時做夢也想不到他自己今天會承繼這麼一個好產業。他是老地主的近親，不是至親；他絕對想

不到我送他上這兒來度着夏季的時候，除了增進他的健康以外，還有什麼別的用意。這一層只有我知道，他是不知道的，就是他大概不久就會被派到這兒來承繼老地主的地位，所以我要他先來認識你們，不把你們作爲佃戶看待，而只把你們作爲朋友。他已經爲了這地方的本身而喜愛這地方，現在來到你們中間做一個真正的蘇格蘭人，以這地方作他自己的老家，以這地方的福利作他自己的福利。他還沒有成年，這是你們所知道的，可是對於這兒一切進行的方針和步驟，都已經計劃定了，我現在要讓他自己來對你們表示他的意見。』

她講完了，大家心中真是又驚奇，又歡欣；當愛倫走上前對大眾演說時，大家便發出一陣長時間的熱烈的歡呼。愛倫雖然年輕，見了這許多人不免有點害羞，但是他知道他所要說的話。

『我只求  
你們知道：無論  
何人願在這地  
方居住的，都不  
會被趕走。關於  
你們的租約秋  
天滿期的事，我  
已知道得很詳  
細，可是無論那  
一個，只要樂意  
居住在這地方



圖四十六 愛倫對衆演說

和改良這地方，都有機會可以達到志願。我母親也完全了解這些事情，以後各人的租金，由我們自己親自徵收，而且我們想，等我成年之後，也許可以定出一種方法，使得一切真正需要使用土地的人們，可以享有土地的所有權，而不一定要租用土地。我母親說，在愛爾蘭已經開始實行這個方法，就是在英格蘭，有些地方也已經這樣了。」

「我已經明瞭人比兔子和鹿重要得多，在我做地主的時期，你們在格倫凱恩的土地上都可以享有優先的機會。」這話剛一說完，台下就是一陣轟雷似的大聲歡呼，一時竟使愛倫不能繼續說話。他對他母親笑了一笑，然後舉起手來叫大家靜聽。

他咬着嘴唇，忍住笑，接着說：「我還要對你們說的，就是從此以後，格倫凱恩不用什麼園丁。要是有什麼兔兒來偷吃你們所種的東西，只要你們能

夠捉住牠，你們就可以隨便去捉！我在夏天的時候，在這些樹林中親自巡行過許多次，我已經發現園丁並不能防禦獵賊。』這話說完了，又是一陣的歡騰，可是恩格司的臉上，已經變成慘白。

他又接着說：『並且有時園丁自己就是獵賊，把他們私獵來的野獸拿去賣錢。』這時恩格司頓時坍塌下去，像一個爆裂的氣球，悄悄的溜到旁邊去，愛倫却要惡作劇，故意提高嗓子，使他能夠聽見說：『而且這事是我親眼看見的，要是恩格司願意多知道一些關於今年夏天使他嚇掉魂靈的那一羣二十來個殘忍的匪徒的事的話，他可以上我這兒來，我都能告訴他。我自己就是那一羣人的領袖，其餘還有三個和我一般大的人，此外並沒有別的人！』這時他狂喜的向其他三個社員以目示意，他們三個人正在驚訝得出神的注視着他，而他却向逃走的恩格司發出最後的大笑，這時聽眾理會得

他的意思，一齊發出大聲的狂笑。

愛倫叫着恩格司道：『恩格司，你不用着急，我要告訴你關於你的船和那迷惑你的水妖的故事。我也是水妖哩！』可是這時恩格司早已逃出人叢，連蹤跡都不見了。當大眾的笑聲停止以後，愛倫就像孩子氣的冷笑說：『可惜他不能在這兒和我們聚餐。不用管他了，你們大家都來和我母親見面吧。』

這時路冰把其餘的人都嚇了一跳，突然裂開嗓音，像轟雷似的大聲嚷着『三呼少年地主萬歲！』當這歡呼已由大眾一齊用力吶喊，使得山嶽爲之震動以後，他又請求大眾再替老太君呼三萬歲，同時愛倫揮着帽子，爲他們母子二人答謝。

於是所有的人衆，都驚奇得消失了他們平常的蘇格蘭人的緘默，都爲

這個好消息發出欣喜的笑聲，一齊湧上臺階，和愛倫的母親見面，凡是愛倫認識的人，都由他自己給母親介紹，要是他不認識，就由牧師給她介紹。路冰和那含羞的躲在他身後的社員最後上來，這時雙生子只見他對老太君說：『但願上帝多多的保佑您這位孩子！當他掉下溪去在我們家裏烘衣服的那一天，真是我們格倫凱恩最難逢的一天。』

愛倫說：『那也是我最難逢的一天，闕伯爾族兄，』說着，他看見山特和雙生子都躲在他們父親的後邊，他就捲起嘴唇，作黑頭鷗的呼嘯。可是那班社員那時太受制服，連捲嘴也不敢嘗試，愛倫就跳腳向前，同時握住他們三個人的手，把他們介紹他母親，說他們是他的洛卜洛社的社員。

當老太君和善地向他們微笑的時候，山特和雙生子都一點兒不像以前石洞中的綠林身手了。

當他們躲在別人身後走進客廳的時候，愛倫叫着說：『我曾經告訴你們，你們下次見我的時候，我還要插着松枝，打着黑頭鷗的唿哨。你們爲什麼沒有應聲呀？』

季納這時害羞得滿面緋紅，像一朵紅罌粟花似的，心中帶了一點兒悲傷，嘴裏回答說：『我們萬想不到你回來時會這麼偉大。你現在是一個堂堂的大地主了，你當然不能在格倫伊西再和我們這些社員在一塊兒玩了！』

愛倫好像有些痛心似的，叫着說：『幹嗎不能呀？你告訴我讓我知道吧。我現在還是和以前一樣，還是麥克瑞愛倫，還是你們的社長，而且和洛卜洛一樣真實的對待我的朋友。我們在下雪以前，還有許多的快樂日子要在樹林子裏面去過哩！你們聽，我現在又有一個新計劃在我腦子裏了！』

爵克這時忘記了害怕，也喊着說：『你們聽見社長說沒有？他的腦子裏

常常會有新計劃的。伙伴呀，說出來吧。」

愛倫說：『我的計劃是這樣，我預備在這堡寨中請一位導師來，你們都到這兒來和我一同念書，那我們就可以永遠聚首同樂了！』山特本來一言不發的只注視着他的社長，這時聽了他的話，也突然說出話來了。

他叫着說：『噯，社長，你方纔說到格倫凱恩用不着園丁，真是一句老實話。我對於讀書雖然是笨，可是如果有獵賊來在附近，你就交給我沽榮泊山特吧；讓我去對付他們，使他們受一個警告！』

愛倫哈哈大笑的拍拍他的背說：『我寧可有你一個人，比有四十個恩格司都強的多。』這時他們沒有機會再說話，大家一齊走入大客廳，裏面已經擺滿了長桌子，麥克倫愛裴和十幾個助手正在那兒佈置，擺上豐盛的肴饌，以前山特所說堡寨中怎麼準備的話，到這時候一眼看去就都證實了。

少年地主和他母親并牧師夫婦以及堡寨中衆客人一同走進大客廳的時候，大部份的人衆都已找了座位坐下了。雙生子和山特躲在一切客人後面，可是愛倫爲他們找了三個座位，正對着自己的座位，於是招呼他母親坐在長桌子頭上的首座。牧師和市鎮上來的賓客分坐在兩邊，這時牧師起立禱告，感謝上帝，並求上帝降福於新地主和太夫人以及格倫凱恩的全體人民。

一陣的椅子摩擦聲過去以後，大家全都坐下，用手拿起刀叉舉餐，好像大隊蝗蟲在稻田上就食一般。經過長期寂寞的大客廳，這時充滿了快樂的人聲和刀叉的響聲，季納坐在那兒看着對面的新地主氣概非凡，心想從前當恩格司偷獵那隻牡鹿的時候，她還搖過他的背，他的濕衣服在她小屋中的火爐邊烘着的時候，他還在她的灰色小屋的廚房中，幫助過她擺桌子，那

裏料得到現在的新地主和那時候的愛倫就是一個人。她雖然在這兒吃晚餐，可是仍然像在做夢似的，她雖然常常留神爵克在席上的規矩，並且好幾次私自警告山特的雙肘離開桌邊，但她總不相信這種奇怪的事情真會發生在她眼前。

最後，這奇怪的一天快要結束了，格倫凱恩的人民都快樂非常的對着堡寨的老太太和全體愛戴的新地主道別，然後在黃昏已深的秋夜，動身回家。

那幾個社員踮在他們父親的後面，時時掉過頭來，向着堡寨的台上看那送客的一羣主人，直到樹林把他們遮掩了才罷，這時爵克打了黑頭鷗的呼嘯，穿過黑暗的空中，只聽得堡寨的台上立刻送過回答的呼嘯聲來。

山特說：『我想他真像查理太子一般。』爵克這時心中非常高興，走向

花園的大門時，一路唱着：『查理查理，你真是我最喜愛的人。』

### 黃昏的明星

照耀在黑暗的半  
溫山巔的時候，  
伯爾全家已經來  
到那座小小的灰  
色屋子，現在這屋

子已是他們永遠的安樂窩了，探摸飛跑到大路上來迎接他們。季納向着星  
光吻着她的手，對自己低聲唱道：

『燦爛的明星，光耀的明星呵，

我今晚已經實現我所希望的希望了。』



唱低星明着對納季 七十四圖



◆(34440)

書叢地史童兒

友朋小蘭格蘇◆

The Scotch Twins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 F. Perkins

譯述者

王素意

校訂者

呂金錄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G四六三七上

# 87  
10/0/7

